

論原始閩語中咸攝字的擬測及相關問題*

吳瑞文**

摘要

本文根據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透過同源詞的比較，探討中古咸攝開口字在原始閩語（即共同閩語）中的層次，並進行其音韻形式的擬測。關於咸攝字在原始閩語中的表現，Norman (1981) 已經提出初步的構擬，同源詞例包括：*əm 南含暗 /*əp 鴿、*am 蠶、*am 三籃敢 /*ap 合、*ap 狹、*em 點店念 /*ep 貼、*iam 鉗鹽染 /*iap 接 *iam/*iap 等。²

值得探究的是，開口一等有二種對應，開口三等有兩種對應，顯示咸攝開口字的一三等在原始閩語中已經存在層次問題，其層次關係孰早孰晚？另外，咸攝開口四等構擬為 *-em/-ep，有些學者認為這是中古四等沒有 -i- 介音的證據，也已有學者嘗試以層次分析的觀點提出相反的看法。然則咸攝開口四等是否僅有一個層次？抑或仍有更多層次需要發掘？咸攝開口二等的陽聲韻字應該如何構擬？是否有更多對應？凡此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

本文的目的即擬在 Norman 既有的基礎上，在閩語三個主要分支（閩南、閩東和閩北）中各選取 6 個方言，透過由下而上，分階構擬的方式來重建原始閩語次方言及最早的原始閩語。本文的研究指出：1. 原始閩語中咸攝開口字可以構擬出 9 套韻母，其中 5 套為 Norman 既有的擬音，3 套是本文提出的。同時本文還將 Norman 的 *-em/*-ep 改為 *-aim/*-aip。2. 從中古音的觀點來看，原始閩語存在咸攝一等重韻、二等重韻及三四等的音韻對立。其中咸攝二等重韻的對立與文獻中記錄的洽狎之別相符。這個證據顯示，原始閩語有一個白話層次來自六朝時期的古江東方言。

關鍵詞：原始閩語、比較方法、咸攝、洽狎之別、歷史語言學

2017年9月12日收稿，2018年3月30日修訂完成，2018年7月10日通過刊登。

* 本文初稿曾於第十五屆國際暨第三十五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2017年5月19、20日，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上宣讀，得到講評人姚榮松教授及與會學者的寶貴意見，特此致謝。本文係執行科技部研究計畫【現代閩語、吳語及贛語中的古江東方言層次】（MOST 104-2410-H-001-069-MY2）之部分研究成果。

**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研究員。

一、前言

本文根據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透過觀察同源詞規則對應，探討中古咸攝開口字在原始閩語（即共同閩語）中的層次，並進行其音韻形式的擬測。關於咸攝字在原始閩語中的表現，可以參考 Norman (1981) 的構擬。Norman (1981) 列舉的咸攝開口字同源詞例如下：

表一 Norman咸攝同源詞的構擬

咸攝	開口一等	開口二等	開口三等	開口四等
對應 I	*əm南含暗*əp鴿			*em點店念*ep貼
對應 II	*am蠶	*ap狹	*iam鉗鹽染*iap接	
對應 III	*am三籃敢*ap合		*iam[淡] ^A *iap[展] ^B	

A: 閩語中表示味淡的語源為子冉切「饜」。

B: 木屐 clogs, 切韻反切為奇逆切，為梗攝開口二等字，以中古音而言不屬於咸攝三等字。

根據上表，可以發現咸攝開口字在原始閩語韻母中：1. 開口一等字陽聲韻字有三種對應，分別是 *-əm : *-am : *-am，入聲韻則只有 *-əp : *-ap 兩種對應。2. 開口二等只有一個同源詞例（狹），讀音是 *-ap。3. 開口三等字陽聲韻和入聲韻則有平行的兩類對應，分別是 *-iam : *-iam 和 *-iap : *-iap。4. 開口四等字則只有一套對應：*-em : *-ep。首先值得探究的是，開口一等有三种對應，開口三等有兩種對應，這個現象顯示咸攝開口字的一三等在原始閩語中已經存在層次問題，其層次關係孰早孰晚？另外，咸攝開口四等構擬為 *-em/-ep，有些學者（李如龍 1996）認為這是中古四等沒有 -i- 介音的證據，也已有學者（吳瑞文 2002）嘗試以層次分析的觀點提出不一樣的看法。然則咸攝開口四等是否僅有一個層次？抑或仍有更多層次需要發掘？再者，咸攝開口二等字的陽聲韻應該如何構擬？是否存在更多對應？凡此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

整體而言，Norman 的構擬在方法上相當嚴謹，不過當時只擇取了 8 個閩語方言，同源詞例也相當有限。由於 Norman 的例證屬於舉例性質，若干時候也無法窮盡所有的對應關係。隨著語言材料的擴充以及層次觀念的開展，我們認為 Norman 的方案值得增加例證詳加檢討，同時利用漢語音韻史的觀點進行驗證。本文的目的即擬在 Norman 既有的基礎上，

在閩語三個主要分支（閩南、閩東和閩北）中各選取 6 個方言，透過由下而上，分階構擬的方式來重建原始閩語次方言及最早的原始閩語。

進入討論之前，先說明本文音標標註方式。本文引用之同源詞材料均標寫國際音標，聲調一律以阿拉伯數字標寫調類。阿拉伯數字與中古調類之對應為：陰平 -1、陽平 -2、陰上 -3、陽上 -4、陰去 -5、陽去 -6、陰入 -7、陽入 -8。閩北語有所謂第九調或陽平甲及陽平乙之分，本文將陽平甲標為 2，將陽平乙標為 9。

本文章節的安排如下：第 1 節為前言，第 2、3、4、5 節分別分析閩南語、閩東語及閩北語中咸攝開口一、二、三、四等諸韻的語音對應及層次表現；第 6 節則根據 2～5 節的研究成果，提出原始閩語中咸攝字的擬測，並將之與 Norman 的擬測進行比較，明其差異。另外，我們也將從漢語音韻史的觀點，說明原始閩語中所具備的咸攝等第之別。第 7 節以咸攝字為例，探討層次分析的一個方法論問題。第 8 節為結論。

二、咸攝開口一等字在原始閩語中的層次

（二）咸攝開口一等字在閩南語次方言中的表現

咸攝開口一等有覃韻與談韻兩個次類，也就是所謂「重韻」。閩南語的咸攝開口一等覃韻與談韻基本上都存在文讀音與白話音的差異，不過需要留意的是這兩種不同性質的讀音，若干時候會有相同的韻母形式。為了討論方便，下文都將根據中古的韻目分類來進行觀察。

1. 閩南語覃韻的規則對應

首先來觀察閩南語中覃韻的情況。覃韻包括陽聲韻和入聲韻，就陽聲韻而言，在閩南語中的基本對應都是 -am，端就韻母上看不出文讀與白話的差異。然而觀察若干聲母對應上的不一致，我們仍然可以區分出兩個以上的音韻層次。至於覃韻的入聲韻，則有較為顯著的兩類讀音：-aʔ 和 -ap。首先觀察以下同源詞例：¹

1 語料來源說明如下：泉州根據林連通（1993）、永春根據林連通、陳章太（1989）、漳州根據林寶卿（1992）、馬重奇（1993）、東山根據東山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表二 閩南語覃韻同源詞表

	永春	泉州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貪	tham1	tham1	tham1	tham1	tham1	tham1
譚	tham2	tham2	tham2	tham2	tham2	tham2
南	lam2	lam2	lam2	lam2	lam2	lam2
男	lam2	lam2	lam2	lam2	lam2	lam2
簪	tsam1	tsam1	tsam1	tsam1	tsam1	tsam1
蠶	tsham2	tsham2	tsham2	tsham2	[tshōi2]	[tshāi2]
感	kam3	kam3	kam3	kam3	kam3	kam3
含	kam2	kam2	kam2	kam2	kam2	kam2
暗	am5	am5	am5	am5	am5	am5
答	taʔ7	taʔ7	taʔ7	taʔ7	taʔ7	taʔ7
	tap7	tap7	tap7	tap7	tap7	tap7
搭	taʔ7	taʔ7	taʔ7	taʔ7	taʔ7	taʔ7
	tap7	tap7	tap7	tap7	tap7	tap7
納	lap8	lap8	lap8	lap8	lap8	lap8
雜	tsap8	tsap8	tsap8	tsap8	tsap8	tsap8
鴿	kaʔ7	kaʔ7	kaʔ7	kaʔ7	kaʔ7	kaʔ7
	kap7	kap7	kap7	kap7	kap7	kap7
合 _{見母}	kaʔ7	kaʔ7	kaʔ7	kaʔ7	kaʔ7	kaʔ7
	kap7	kap7	kap7	kap7	kap7	kap7
合 _{匣母}	haʔ8	haʔ8	haʔ8	haʔ8	haʔ8	haʔ8
	hap8	hap8	hap8	hap8	hap8	hap8

說明：

第一、「蠶」是覃韻從母字，在閩南語的泉州系與漳州系方言讀為 tsham2，不過潮汕系方言則讀為 tshōi2 或 tshāi2。潮汕系方言的 tshōi2 或 tshāi2 讀音符合閩南語山攝開口二四等字的表現。²另外，臺灣閩南語也有將「蠶」讀為 tham2 的，聲母是舌尖塞音，主要分布在臺南和高雄。³就閩南語內部而言，我們將潮汕系方言的讀音視為例外，後文將從比較的觀點來討論「蠶」的讀音。

(1994) 及中嶋幹起 (1979)、汕頭根據 Fielde (1883) 的《汕頭話音義字典》、揭陽根據蔡俊明 (1976)。

2 參看吳瑞文 (2012) 對山攝開口字的層次分析。

3 另一種常見的口語說法是 niū2 a3，俗寫作「娘团」，漢語詞源待考。

第二、「含」是匣母字，在各閩南語次方言中普遍存在文讀音 ham2 和白話音 kam2 兩種讀法，根據這個線索，我們認為 kam2 是白話音，ham2 是文讀音。另外，臺灣閩南語稱呼埋在溝圳中的大型水管涵洞為 am2 khaŋ1 「涵孔」；「涵」還可以有文讀音的念法，例如 ham2 ioŋ3 「涵養」。「涵」與「含」中古為同音字，在今閩南語中共有 kam2、am2 和 ham2 等三種讀音，其中匣母讀為舌根塞音 k- 和零聲母 ø 的是白讀層的表現，讀為 h- 則是文讀層的表現。⁴

第三、「鴿」用於斑鳩一詞，讀音為 paŋ1 kaʔ7，本字是「斑鴿」。

第四、「合」在《廣韻》有見母古沓切與匣母侯閣切兩讀，根據學者的考證，這兩個讀音是一組透過聲母清濁區別語義的同源詞，古沓切為他動詞，侯閣切為自動詞。（參看梅祖麟 2000[1988]: 364）以下就閩南語內部的使用略加說明。

- (1) 古沓切的「合」有 kaʔ7 和 kap7 兩種讀音，這兩種讀音都具備動詞的用法。以 kaʔ7 來說，可以表示附帶，例如 kaʔ7 tsit8 ki1 tshaŋ1 a3 「合一枝蔥团」（附贈一枝蔥），又可以表示相合，例如 kaʔ7 i5 「合意」（喜歡）。至於 kap7，意思是聚合，例如 kap7 ioʔ8 a3 「合藥团」（抓藥，使各種藥材聚合為一帖）；又如 sā1 kap7 「相合」，意思是在一起，用作副詞：in1 nŋ2 laŋ2 sā1 kap7 khi5 e6 kaŋ3 「個兩儂相合去下港」（他們倆一起去南部）。⁵「合」kaʔ7 還可以用做引介協同行為者的介詞和並列連接詞，這是動詞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之後的表現。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表示「抓藥」的「合」kap7。這個詞在文獻上出現的時代相當早，從東漢到唐代都可見到。例如東漢《抱朴子》〈外篇·尚博〉：「雖有起死之藥，猶謂之不及和、鵠之所合也」；又有唐人張籍〈夏日閒居〉一詩云：「藥看辰日合，茶過卯時煎」。⁶從上下文來看，上面兩段文字中的「合」，與閩南語「合藥团」（kap7 ioʔ8 a3）之 kap7 用法完全相同。比較現代漢語，一般通常

4 這是從文讀音與白話音所得到的觀察，第七節將對這個現象有更詳細的探討。

5 「臺灣閩南語推薦用字」的用字為「人」，茲採用「700字表」收錄之異體字「儂」。

6 這兩條資料係根據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1986: 582）收錄的「合」字釋義第16項。

稱為抓藥或配藥。上述詞彙的證據顯示，閩南語的「合」kap7 在動詞用法上保留早期語義，音韻形式也不大可能來自晚近的文讀層。

- (2) 侯閤切的「合」也有 haʔ8 和 hap8 兩種讀音，這兩個讀音也都可以用作動詞。以 haʔ8 來說，可以表符合、吻合，例如：tsit7 sian1 ue2 u6 haʔ8 kha1「這雙鞋有合斃」（這雙鞋合腳）；也可以表示契合，例如：in1 nŋ6 e2 bue6 haʔ8「佢兩其袂合」（他們兩個處不來）。至於 hap8 的意思是閉合，例如：ka6 mŋ2 hap8 ua3 lai0「共門合倚來」（把門合起來，把門掩上）。「合」hap8 在閩南語中往往出現於雙音節詞彙中，例如 lian2 hap8「聯合」或 hap8 tsok7「合作」，其性質多半是文讀音。

觀察以上同源詞表，可以發現單韻陽聲韻字在閩南語中只有一套規則對應 -am，而單韻入聲韻字則有兩個不同的音韻層次：一個是讀為 -aʔ，一個是讀為 -ap。單韻的 -am 我們認為是不同音韻層次合流的表現，主要根據是匣母字讀為 kam2（含_{白話}）、am2（涵_{白話}）、ham2（含/涵_{文讀}）的表現。比方匣母讀 k-、ø- 是白話音，讀 h- 是文讀音，-am 是跨越層次的讀音；另外，匣母入聲的「合」有 haʔ8 和 hap8 兩讀，顯示匣母讀 h- 也有跨越層次的情況。簡言之，結合韻母音讀和聲母具體表現在原始閩南語中，中古單韻至少應當分析出三個明顯的時間層次如下：

表三 原始閩南語單韻的音韻層次

	單韻陽聲韻	單韻入聲韻
層次 I 白話	*-am 含	*-aʔ 合 _{見母} 合 _{匣母}
層次 II 白話	*-am 涵	*-ap 納雜 合 _{見母}
層次 III 文讀	*-am 含涵	*-ap 答合 _{匣母}

單韻陽聲韻字只能構擬為 *-am，這個形式既是白話音也是文讀音；至於單韻入聲韻字，根據具體的音讀情況研判，白話音應構擬為 *-aʔ，文讀音則應構擬為 *-ap。這個現象顯示單韻陽聲韻與入聲韻字雖然元音相同，但因輔音韻尾不同，變化上也並不一致。應當留意的是，參考陽聲韻的平行表現，我們有理由推論 *-ap 這一形式兼具白話與文讀兩種性質。此外，觀察閩南語 *-ap 的同源詞，表示配藥的「合」kap7 的用法至少可以

追溯到東漢，唐代也有相同用法，由此可證 *-ap 也具有白話音的性質。總而言之，以上覃韻的層次II與層次III乃是白話音與文讀音異層同形的表現。

2. 閩南語談韻的規則對應

咸攝開口一等談韻在閩南語各次方言的音韻規則對應包括 -am、-ap、-ã、-aʔ 等，同源詞表如下：

表四 閩南語談韻同源詞表

	永春	泉州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擔 <small>平聲</small>	tā1	tā1	tā1	tā1	tā1	tā1
	tam1	tam1	tam1	tam1	tam1	tam1
擔 <small>去聲</small>	tā5	tā5	tā5	tā5	tā5	tā5
	tam5	tam5	tam5	tam5	tam5	tam5
膽	tā3	tā3	tā3	tā3	tā3	tā3
	tam3	tam3	tam3	tam3	tam3	tam3
痰	tham2	tham2	tham2	tham2	tham2	tham2
淡	tam6	tam6	tam6	tam6	tam6	tam6
籃	lā2	lā2	lā2	lā2	lā2	lā2
藍	lā2	lā2	lā2	lā2	lā2	lā2
	lam2	lam2	lam2	lam2	lam2	lam2
三	sā1	sā1	sā1	sā1	sā1	sā1
	sam1	sam1	sam1	sam1	sam1	sam1
柑	kam1	kam1	kam1	kam1	kam1	kam1
柑	kam1	kam1	kam1	kam1	kam1	kam1
敢	kā3	kā3	kā3	kā3	kā3	kā3
	kam3	kam3	kam3	kam3	kam3	kam3
塔	thaʔ7	thaʔ7	thaʔ7	thaʔ7	thaʔ7	thaʔ7
塌	thaʔ7	thaʔ7	thaʔ7	thaʔ7	thaʔ7	thaʔ7
蹋 <small>踐也</small>	taʔ8	taʔ8	taʔ8	taʔ8	taʔ8	taʔ8
蠟	laʔ8	laʔ8	laʔ8	laʔ8	laʔ8	laʔ8
臘	laʔ8	laʔ8	laʔ8	laʔ8	laʔ8	laʔ8

說明：

第一、「擔」有平聲都甘切和去聲都濫切兩讀，平聲讀法用於動詞「擔負」，例如 tā1 tsui3「擔水」（挑水）；去聲讀法用於名詞「攤販」，例如 kə3 tsi3 tā5「果子擔」（水果攤）。「擔」的平去兩讀是上古

漢語四聲別義的痕跡，平聲讀法（動詞）為基本式而去聲讀法（名詞）為加上 -s 詞尾的衍生式，屬於「動詞變名詞型」。這一型的來源可以追溯到原始漢藏語階段。（梅祖麟 2000[1988]）另外，「擔」分別有 tam1 和 tam5 兩個相應的文讀，顯示文讀層也保留四聲別義的痕跡。

第二、「三」有文白不同的讀音，白話音為 sā1，文讀音為 sam1。

第三、「敢」有 kā3 和 kam3 兩讀，其中 kā3 表示果敢、進取，可單獨用作謂語動詞，例如 gua3 m6 kā3「我毋敢」（我不敢）。另外與其他語詞結合後可用作副詞，例如 kā3 naʔ7「敢若」（似乎、好像），i1 kā3 naʔ7 bue6 lai2「伊敢若袂來」（他似乎不會來）。kam3 在口語中可用作疑問副詞，例如 i1 kam3 u6 lai2「伊敢有來」（他有沒有來），也往往出現在較具文言色彩的語詞，例如 ion3 kam3「勇敢」、khui5 put7 kam3 ton1「愧不敢當」。⁷

第四、閩南語中表示「踩踏義」的動詞讀為 taʔ8，一般漢字多寫為「踏」。然而「踏」的反切為覃韻入聲他合切，聲母屬次清透母字。但閩南語 taʔ8 聲母不送氣，聲調歸陽入，都不符合規則對應。我們認為正確的語源應當是談韻入聲的「蹋」。「蹋」，徒盍切，踐也，聲母定母今讀為送氣舌尖塞音，聲調陽入均符合對應。

觀察以上同源詞表，談韻陽聲韻字和入聲韻字可以構擬如下：

表五 原始閩南語談韻的音韻層次

	談韻陽聲韻	談韻入聲韻
層次 I 白話	*-ã	*-aʔ
層次 II 文讀	*-am	*-ap

談韻的陽聲韻有 *-ã 和 *-am 兩種形式，其中鼻化的 *-ã 在時代上早於不鼻化的 *-am；同樣地，談韻的入聲韻也有 *-aʔ 和 *-ap 兩種形式，也是前者早於後者。從層次分析的觀點來看，閩南語談韻表面上似乎只能離析為文讀與白話兩層，對照覃韻少了一層。本文認為，層次 I 的白話音 *-ã / *-aʔ，很可能是兩個層次同形。從閩南語的對應規則看來，咸攝一等覃

7 有關「敢」在閩南語中的語法和語義研究，參看楊秀芳（1999）的深入分析。

談兩韻的陽聲韻在白話層中有明顯的區別：覃韻爲 *-am，談韻爲 *-ã。至於覃談兩韻的入聲，在白話層都是 *-aʔ。由此看來，中古覃談兩韻的對比如下：

表六 原始閩南語覃談兩韻的音韻層次對應

	覃韻陽聲韻	談韻陽聲韻	覃韻入聲韻	談韻入聲韻
層次 I 白話	*-am	*-ã	*-aʔ	*-aʔ
層次 II 白話	*-am	*-ã	*-ap	*-aʔ
層次 III	*-am	*-am	*-ap	*-ap

根據上表，閩南語覃談兩韻的關係有兩種，一種是「覃談有別」，一種是「覃談無別」。其中白話音層次具有覃談有別這一特徵，具體表現爲陽聲韻 *-ã：*-am 對立，入聲韻則是 *-aʔ：*-ap 對立。相對地，文讀音層次則是「覃談無別」，覃韻與談韻都讀爲 *-am：*-ap。

(二) 咸攝開口一等字在閩東語次方言中的表現

1. 閩東語覃韻的規則對應

閩東語中絕大多數的方言都只有一種鼻輔音韻尾 -ŋ，與之相配的入聲則有舌根塞音 -k 或喉塞音 -ʔ 兩類。其中只有寧德方言還保留 -m/-n/-ŋ 及 -p/-t/-k 三套相應的韻尾，這是我們構擬原始閩東語 *-m 韻尾的重要根據。首先來觀察閩東語覃韻同源詞的規則對應：⁸

表七 閩東語覃韻同源詞表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貪	thaŋ1	thaŋ1	tham1	thaŋ1	thaŋ1	thaŋ1
潭	thaŋ2	thaŋ2	tham2	thaŋ2	thaŋ2	thaŋ2
南	naŋ2	naŋ2	nam2	naŋ2	naŋ2	naŋ2
男	naŋ2	naŋ2	nam2	naŋ2	naŋ2	naŋ2
簪	tsaŋ1	tsaŋ1	tsam1	tsaŋ1	tsaŋ1	tsaŋ1
蠶	tshəŋ2		tshem2	tsaŋ2	tsaŋ2	tsaŋ2 tshəŋ2

8 語料來源如下：柘榮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5）、壽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2）、寧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5）、閩清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3）、永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2）、福清根據馮愛珍（1993）。

接續上表七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探	thaŋ5	thaŋ5	tham5	thaŋ5	thaŋ5	thaŋ5
龕	khaŋ1	khaŋ1	kham1	khaŋ1	khaŋ1	khaŋ1
感	kaŋ3	kaŋ3		kaŋ3	kaŋ3	kaŋ3
含	kaŋ2	kaŋ2	kam2	kaŋ2	kaŋ2	kaŋ2
	xaŋ2	xaŋ2	xam2	xaŋ2	xaŋ2	xaŋ2
暗	aŋ5	aŋ5	am5	aŋ5	aŋ5	aŋ5
答	tak7	taʔ7	tap7	tak7	taʔ7	taʔ7
搭	tak7	taʔ7	tap7	tak7	taʔ7	taʔ7
納	nak8	naʔ8	nap8	nak8	naʔ8	naʔ8
雜	tsak8	tsaʔ8	tsap8	tsak8	tsaʔ8	tsaʔ8
鴿	kak7	kaʔ7	kap7	kak7	kaʔ7	kaʔ7
合 _{見母}	kak7	kaʔ7	kap7	kak7	kaʔ7	kaʔ7
合 _{匣母}	xak8	xaʔ8	xap8	xak8	xaʔ8	xaʔ8

說明：

第一、「蠶」在閩東語中有兩種音韻形式，一種是讀為送氣塞擦音，元音為靠前央低的 tshɛŋ2/tshɛm2；一類是讀為不送氣塞音，元音為低元音的 tsɑŋ2。相較於其他單韻其他同源詞，tshɛŋ2 是不規則的讀法。福清方言的「蠶」有兩讀，一為 tshɛŋ2，一為 tsɑŋ2，並標註前者為白話音，後者為文讀音。因此我們認為 tsɑŋ2 屬於相對較晚的音韻層次。

第二、「含」在閩東語中有相當清楚的文白異讀：白話音是 kaŋ2/kam2，文讀音是 haŋ2/ham2。

根據以上的同源詞例，單韻在閩東語的早期形式可以構擬為 *-am、*-ap。這個形式本身既是白話音，也是文讀音。

2. 閩東語談韻的規則對應

閩東語談韻字的音韻規則對應請看下表：

表八 閩東語談韻同源詞表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擔 _{動詞}	taŋ1	taŋ1	tam1	taŋ1	taŋ1	taŋ1
擔 _{名詞}	taŋ5	taŋ5	tam5	taŋ5	taŋ5	taŋ5
膽	taŋ3	taŋ3	tam3	taŋ3	taŋ3	taŋ3
痰	taŋ2	taŋ2	tam2	taŋ2	taŋ2	taŋ2

接續上表八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淡	taŋ6	taŋ6	tam6	taŋ6	taŋ6	taŋ6
籃	laŋ2	laŋ2	lam2	laŋ2	laŋ2	laŋ2
藍	laŋ2	laŋ2	lam2	laŋ2	laŋ2	laŋ2
三	saŋ1	saŋ1	sam1	saŋ1	saŋ1	saŋ1
甘	kaŋ1	kaŋ1	kam1	kaŋ1	kaŋ1	kaŋ1
柑	kaŋ1	kaŋ1	kam1	kaŋ1	kaŋ1	kaŋ1
敢	kaŋ3	kaŋ3	kam3	kaŋ3	kaŋ3	kaŋ3
橄	kaŋ3	kaŋ3	kam3	kaŋ3	kaŋ3	kaŋ3
塔	thak7	tha?7	thap7	thak7	tha?7	tha?7
塌	thak7	tha?7	thap7	thak7	tha?7	tha?7
蹋 <small>踏也</small>	tak8	ta?8	tap8	tak8	ta?8	ta?8
蠟	lak8	la?8	lap8	lak8	la?8	la?8
臘	lak8	la?8	lap8	lak8	la?8	la?8

說明：

第一、「擔」在閩東語各次方言普遍保存動詞（平聲）和名詞（去聲）兩讀。

第二、「痰」在閩東語各次方言中有些聲母為不送氣舌尖塞音的 taŋ2/tam2，有些讀為送氣舌尖塞音 thaŋ2，這個線索顯示 -aŋ 可能也是兼具文白性質的形式。

第三、閩東語各次方言表示「踩踏」的動詞普遍讀為 tak8/tap8/ta?8，其語源也是徒盍切的「蹋」而不是他合切的「踏」。

根據以上談韻同源詞例，原始閩東語的形式可以構擬為 *-am、*-ap。上述形式既是白話音也是文讀音。

從以上的討論可知，閩東語各次方言的咸攝開口一等覃談兩韻不論文讀音或白話音，都只能夠構擬出一套形式：*-am 和 *-ap。另外，由以上的同源詞例看起來，閩東語各次方言也看不出早期重韻覃韻與談韻的區別，能夠區別不同音韻層次的線索主要仰賴匣母字（例如「含」）的聲母差異。閩東語覃談兩韻的層次歸納如下：

表九 原始閩東語覃談兩韻的層次對應

	覃韻陽聲韻	談韻陽聲韻	覃韻入聲韻	談韻入聲韻
層次 I 白話	*-am	*-am	*-ap	*-ap
層次 II 文讀	*-am	*-am	*-ap	*-ap

這裡說明閩東語次方言韻尾的演變問題。多數閩東語的咸攝字韻尾

爲 -ŋ，只有寧德韻尾今讀爲 -m，周寧韻尾則讀爲 -n，從歷史的觀點來看，我們認爲寧德的 -m 保存了原始閩東語的形式，周寧方言發生了 -m > -n 的變化，其他閩東語次方言則發生了 -m > -ŋ 的變化。附帶一提，閩東方言有早期韻書《戚林八音》，該書係由《戚參將八音字義便覽》與《太史林碧山先生珠玉同聲》二部韻書合訂爲一，最早的版本於清乾隆十四年（1749）刊行。這部韻書中的輔音韻尾只有一個，那就是 -ŋ，表現類似現代多數的閩東方言。⁹ 由此可見，現代閩東語中的寧德方言或周寧方言，在輔音韻尾的格局上比起 18 世紀刊行的早期文獻材料更爲保守。這個現象說明，即使某個方言有早期文獻資料，但這只僅能顯示該文獻本身的時間線索。這一見諸文獻紀錄的對象，其語音表現不必然是最爲保守的，也不宜僅據此來推演現代各類方言的種種演變。換言之，建構祖語的音韻對立格局，應當考慮到材料性質的不同，並在嚴格運用比較方法的前提下進行比較與甄別。

（三）咸攝開口一等字在閩北語次方言中的表現

1. 閩北語覃韻的規則對應

閩北語覃韻一等開口字在閩北語次方言的規則對應相當複雜。先觀察以下同源詞表：¹⁰

表十 閩北語覃韻同源詞表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貪	thaŋ1	haŋ1	haŋ1	thaŋ1	thaŋ1	thaŋ1
譚	thaiŋ5	laŋ2	laŋ2	thaiŋ5		thaŋ2
潭	thaiŋ5	laŋ2	haiŋ2	thaiŋ5	theuŋ2	thceyŋ2
南	naŋ5	naŋ2		naŋ5	naŋ2	naŋ2 naŋ9
男	naŋ5	naŋ2		naŋ5	naŋ2	naŋ2
蠶	tshaŋ5	thaŋ2	thaŋ2	tshaŋ5	tsaiŋ9	tshaŋ9
簪	tsaŋ3			dzaŋ3	tsaiŋ5	tsai1

9 以上說明及《戚林八音》音系之具體擬音都根據李如龍、王升魁（2001: 1-25）。

10 語料來源如下：建陽、崇安根據李如龍（2001），建甌根據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2003），石陂、鎮前、迪口根據秋谷裕幸（2008）。

接續上表十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探	thaŋ1 thaŋ5	haŋ5	haŋ5	thaŋ5	thaiŋ5	thaŋ5
糝					ɬaiŋ3	ɬai3
感	kɔŋ5	kɔŋ3	kɔŋ3	kaŋ5	kaŋ3	kaŋ9
含	kaiŋ2 aŋ3	kaiŋ9 xaŋ2	xaŋ2	gɔŋ2 ɦaŋ2	keuŋ9 haŋ9	kœyŋ9 haŋ9
暗	ɔŋ5	ɔŋ5	ɔŋ5	?ɔŋ5 ?aŋ5	auŋ5 aŋ5	aŋ5
答	ta7	ta7	ta7	ta7	ta3	ta6 ta7
搭	ta7	ta7	ta7	ta7	ta3	ta6
納	na8	na8	na8	na2	nai5	na8
雜	tsa8	la8	la8	dza2 dzai2	tsai5	tsa8
鴿	kɔ7	kɔ7	ko7	kɔ7	ko3	kɔ7
合 _{見母}	kɔ7			kɔ7		
合 _{頂用}	xɔ8	xa8	xɔ8	xɔ8	ho3 ho6	hɔ4
盒	xɔ6	xɔ8		ɦɔ2		hɔ4

說明：

- 第一、以上六種閩北語方言，就規則對應的數量而言內部相差懸殊，例如在建陽、建甌和崇安是三種對應形式：-aiŋ、-aŋ/-a、-ɔŋ/-ɔ~o。石陂有三種對應：-aŋ/-a、-aiŋ/-ai、-ɔŋ/-ɔ。鎮前有四種對應：-aŋ/-a、-aiŋ/-ai、-auŋ 陽聲韻、-euŋ 陽聲韻、-o 入聲。迪口則有 -aŋ/-a、-ai 陽聲韻、-œyŋ 陽聲韻、-ɔ 入聲韻。¹¹
- 第二、具備 -ɔŋ/-ɔ~o 這類對應的閩北語方言，這類韻母都分布在舌根音及喉音之後。另外，-auŋ 這個韻母也只出現在舌根音及喉音的環境。顯然這些韻母是某種條件分化的結果。
- 第三、「含」在閩北語各方言中的白話與文讀的對應關係為：建陽 kaiŋ9/xaŋ2；建甌 kaiŋ2/aŋ2；石陂 gɔŋ2/ɦaŋ2、鎮前 keuŋ9/haŋ9；迪口

11 石陂、鎮前、迪口的各種對應可參看秋谷裕幸（2008）相關論述。

kœyŋ⁹/haŋ⁹。由此可以推測，崇安的 xaŋ² 爲文讀音。

根據以上同源詞表，閩北語單韻字在原始閩北語中可以構擬爲好些個形式，以下分別擬測，並列出詞例：

表十一 原始閩北語單韻的音韻層次

	單韻陽聲韻	單韻入聲韻
層次 I	*-oiŋ 含 潭 蠶	*-oi 納 雜
層次 II	*-aŋ 蠶 ¹² 貪 含 ¹³	*-a 答
層次 III	*-aŋ/*-oŋ 暗	*-o 鴿

說明如下：

第一、原始閩北語的單韻陽聲字在層次 I 構擬爲 *-oiŋ。比較以下同源詞：

石陂	「潭」 haiŋ ⁵	「簪」 dzaiŋ ³	「含」 gəŋ ²
鎮前	「潭」 theuŋ ⁹	「簪」 tsaiŋ ⁵	「含」 keuŋ ⁹
迪口	「潭」 thœyŋ ²	「簪」 tsai ¹	「含」 kœyŋ ⁹
建甌	「潭」 thaiŋ ⁵		「含」 kaiŋ ³

值得注意的是，從分布上看，原始閩北語的 *-oiŋ 在石陂中的舌尖音部位聲母後變爲 -aiŋ，在舌根音聲母後變爲 -əŋ，屬於互補分布。在鎮前、迪口也有互補分布的情況，只是具體條件略有不同：-aiŋ、-ai 出現在滋絲音聲母（sibilant affricate）環境，-euŋ 和 -œyŋ 分布於其他聲母環境。建甌的「潭」 thaiŋ⁵ 和「含」 kaiŋ³ 韻母沒有區別，顯示未分化的情況。根據上述的條件分布，石陂的「蠶」 tshaiŋ⁵、鎮前的 tsaiŋ⁹ 都屬於 *-oiŋ 韻母。建陽「含」讀 kaiŋ⁹，在該方言中成爲 *-oiŋ 的孤例了。另一個與 *-oiŋ 擬測有關的問題是，根據 Norman（1969）的原始閩北語擬測，將臻攝的「輪銀」擬測爲 *-oiŋ，後者是否與我們擬測的「含潭」衝突呢？¹⁴ 事

12 從層次分析的觀點來看，「蠶」在建甌讀 tshaŋ⁵、建陽讀 thaŋ²、崇安讀 thaŋ²、迪口讀 tshaŋ⁹，不大容易判斷來自層次 II 或層次 III，因為這兩個層次在舌尖音聲母之後沒有區別。

13 這是建甌的 aŋ³ 以及石陂的 fiaŋ²。

14 審查人提到「門酸」，在 Norman（1969）原始閩北語中擬測爲 *-yŋ，這個韻母與這裡討論的問題無關，因此從略。

實不然。查閱秋谷裕幸（2008）的資料，「輪銀」的韻母在石陂爲 -ueiŋ、鎮前爲 -euŋ、迪口爲 -œyŋ，「含潭」在石陂爲 -aiŋ/-əŋ、鎮前爲 -euŋ、迪口爲 -œyŋ。也就是說，石陂可以區分「輪銀」與「含潭」兩類。準此本文將「含潭」擬測爲 *oiŋ，「輪銀」則可以另外進行探討。

第二、在輔音韻尾的對應上，迪口方言往往有不同的表現：以「簪」這個同源詞爲例，迪口讀爲 tsai1，鎮前讀爲 tsaiŋ5、石陂讀爲 dzaiŋ3。若根據迪口的表現將原始閩北語構擬爲沒有鼻輔音韻尾的 *tsoi1，勢必無法解釋鎮前爲何發展出一個韻尾。因此只能假設「簪」的原始閩北語讀音爲 *tsaiŋ3，在迪口可能很早就失落了鼻輔音韻尾 -ŋ，而鎮前及其他方言保留原有的 -ŋ。¹⁵ 儘管有些個別的例外，不過從 *oiŋ 的同源詞例看來，絕大多數都有輔音韻尾 -ŋ 是沒有疑問的。

第三、與 *oiŋ 相對的韻母我們擬測爲 *oi，同源詞證據包括「納雜」。從上表的對應關係來看，「納雜」的對應包括 -a 和 -ai 兩類，然而若將它們構擬爲 *-ai，將會與原始閩北語山攝的八拔 *-ai 衝突。¹⁶ 爲了在原始閩北語中建立這個區別，我們參照「含潭」*oiŋ 的表現，將「納雜」擬作 *oi，以與山攝的「八節」*-ai 區別。在 Norman（1969）中並沒有 *oi 這個韻母，也沒有擬測「納雜」的讀音。

2. 閩北語談韻的規則對應

閩北語談韻一等開口字的規則對應比較簡單，請看以下同源詞表：

表十二 閩北語談韻同源詞表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擔 _{名詞}	taŋ1	taŋ1	taŋ1	taŋ1	taŋ1	ta1
擔 _{動詞}	taŋ8	taŋ9	laŋ1	daŋ2	taŋ5	ta8

15 上表中的「糝」也有類似的情況，迪口 ʔai3 而鎮前 ʔaiŋ3，其他閩北方言則沒有同源詞例。

16 原始閩北語山攝二等入聲字的擬測可參看 Norman（1969: 299）及吳瑞文（2012: 210）。

接續上表十二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擔			taŋ3	taŋ3	taŋ3	taŋ3
毯	thaŋ3	haŋ3	haŋ3	thaŋ3	thaŋ3	thaŋ3
談	thaŋ3	laŋ2	laŋ2	daŋ2	thaŋ5	thaŋ5
痰	taŋ3	laŋ2	laŋ2	daŋ2	taŋ9	taŋ9
淡	taŋ8	laŋ6	laŋ5	daŋ5	taŋ5	
籃	saŋ5 laŋ6	saŋ2 laŋ2	saŋ2 laŋ2	saŋ5	ʃaŋ2	ʃa2
藍	laŋ5	laŋ2	laŋ5	laŋ5	laŋ2	laŋ2
三	saŋ1	saŋ1	saŋ1	saŋ1	ʃaŋ1	ʃa1
柑		kəŋ1		kaŋ1	kaŋ1	kaŋ1
甘	kəŋ1	kəŋ1	kəŋ1	kəŋ1	kaŋ1	kaŋ1
敢	kəŋ3	kəŋ3	kəŋ3	kəŋ3	kaŋ3	kaŋ3
橄	kaŋ7			ka7	kaŋ3	kaŋ3
塔	tha7	ha7	ha7	tha7	tha3	tha7
塌		ha7	ha7	tha7	tha3	tha7
蹋	ta6 tha7	ta8	ta8	ta1	ta6	ta4
臘	la8	la8	la8	la5	la5	la8
蠟	la8	la8	la8	la5	la5	la8
磕	khɔ7	khɔ8	kho7	khɔ1 khɔ8		khɔ7

說明：

- 第一、「擔」在閩北語各次方言中也有以聲調區別詞類的痕跡。閩北語各次方言一致的地方是名詞的「擔」都讀為陰平，不一致的地方在於動詞「擔」的形式。建甌、建陽、鎮前、迪口的動詞「擔」主要透過不同聲調區別意義；而崇安的動詞「擔」則以不同聲母區別意義；石陂則是既有聲母清濁之分，也有聲調差異之別。關於「擔」在閩北方言構詞手段及其意義，可參看黃金文（2001）。¹⁷
- 第二、中古「藍」、「籃」兩字同音，但在閩北語各次方言中，表示顏色的「藍」全部讀為 l- 聲母，表示物品的「籃」則讀為 s- (< *hl- < *Cl-)，同時多數次方言韻母都是 -aŋ。由聲母的差異可以推測，「藍」、「籃」分屬不同語言層：「藍」來自中古而「籃」來自上

17 後文我們將從比較閩語的觀點，進一步討論音韻與構詞證據之間如何權衡的問題。

古。¹⁸ 迪口方言「藍」讀為 lan_2 ，「籃」讀為 la_2 ，韻母也不相同，進一步印證上述的假設。

第三、閩北語各次方言的踩踏義動詞都寫作「踏」，但讀音上都讀為不送氣舌尖塞音 t ，聲調都是陽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閩北語各次方言的踩踏義動詞「踏」，都與全濁入聲的賊、縛（也就是古全濁聲母）的聲調相同。由此可見，閩北語也是用徒盍切的「蹋」而不是他合切的「踏」。

根據以上的音韻規則對應，可以發現咸攝開口一等談韻在共同閩北語中可以離析出以下的音韻層次：

表十三 原始閩北語談韻的音韻層次

	談韻陽聲韻	談韻入聲韻
層次 I	*-aN 籃	*-a 罽
層次 II	*-aŋ 藍	*-a 臘
層次 III	*-aiŋ /*-oŋ	*-o 磕

能夠區分談韻層次 I 與層次 II 的主要依據是迪口方言，從音韻演變的觀點看來，迪口的層次 I 和層次 II 的區別是鼻音韻尾的有無，也就是 $-a$: $-aŋ$ ，其他閩北語各次方言則都將兩個不同音韻層次讀為 $*-aŋ$ 。這裡我們將談韻層次 I 擬為 $*-aN$ ，層次 II 擬為 $*-aŋ$ ；這兩類在迪口與其他閩北語方言的演變不同：

表十四 閩北語藍與籃的音韻對應

原始閩北語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藍 $*lan_2$	lan_5	lan_2	lan_2	lan_5	lan_2	lan_2
籃 $*saN_2$	$saŋ_5$	$saŋ_2$	$saŋ_2$	$saŋ_5$	$laŋ_2$	la_2

迪口方言的 $*-aN$ 演變為 $-a$ ， $*-aŋ$ 保持為 $-aŋ$ ；其他方言則是兩類合流為 $*-aŋ$ 。我們推測，原始閩北語的 $*-aN$ 帶有某種鼻音成分，至於 $*-N$ 是一種鼻輔音聲母或甚至是鼻化成分，目前既有的內部證據無從確認。

18 來母讀 S- 的現象已經有很多學者進行討論，參看梅祖麟、Norman (1976)、李如龍 (1983[1996])、秋谷裕幸 (2011) 以及吳瑞文 (2016)。

三、咸攝開口二等字在原始閩語中的層次

咸攝開口二等字有咸銜兩個重韻，以下分別討論。

(一) 咸攝開口二等字在閩南語次方言中的表現

1. 閩南語咸韻的規則對應

從閩南語內部來看，咸韻字至少有三套常見的音韻規則：-ā/-aʔ、-iam/iap 和 -am/-ap；前兩套是白話音，最後一種是文讀音。另外有若干零星對應，主要是白話音。先來觀察以下的同源詞表：

表十五 閩南語咸韻同源詞表

	永春	泉州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站 <small>知母去聲</small>	tiam5	tiam5	tiam5	tiam5	tiam5	
站 <small>澄母去聲</small>	tsam6	tsam5	tsam6	tsam6	tsam6	tsam6
衫	sam1	sam1	sam1	sam1	sam1	sam1
斬	tsam3	tsam3	tsam3	tsam3	tsam5	tsam5
減	kiam3	kiam3	kiam3	kiam3	kiam3	kiam3
鹹	kiam2	kiam2	kiam2	kiam2	kiam2	kiam2
餡	ã6	ã5	ã6	ã6	ã6	ã6
陷	ham6	ham5	ham6	ham6	ham6	ham6
眨	tiap7	tiap7	tiap7	tiap7		
插	tshaʔ7	tshaʔ7	tshaʔ7	tshaʔ7	tshaʔ7	tshaʔ7
爍	saʔ8	saʔ8	saʔ8	saʔ8	saʔ8	saʔ8
夾 <small>~困</small>	giap7	giap7 kiap7	kiap7	kiap7		
袂	kaʔ7	kaʔ7	kaʔ7	kaʔ7	kaʔ7	kaʔ7
峽	kiap7	kiap7	kiap7			

說明：

第一、匣母咸韻陽聲韻字有好些不同的讀法，分別代表不同的音韻對應。

例如「鹹」讀為 kiam2，聲母是舌尖塞音 k-，韻母是不鼻化且帶有 -i- 介音的 -iam。「餡」讀為零聲母，韻母是鼻化且不帶介音的 ã。「陷」與「餡」中古時期是同音字，但今讀為 ham6，聲母為 h-，韻母是不鼻化且不帶介音的 -am。根據聲母的表現，我們推測讀為 -am 的是文讀音，讀為 -iam 和 -ã 的都是白話音。

第二、根據《廣韻》，「站」，陟陷切，俗言獨立。《集韻》釋為「久立也」。有些學者將這個字寫作「踎」或「站」，應當是由於 tiam5 讀音同「店」。¹⁹ 李如龍（2001: 59）已經指出閩南語口語中的 tiam5，本字就是獨立、久立的「站」，我們同意這個看法。

第三、咸韻入聲韻字有 -aʔ、-ap 等讀音。「插」白話音為 tshaʔ7，用於 tshaʔ7 hue1「插花」；文讀音為 tsap7，用於 tshap7 pai2「插牌」（洗牌）。爍，士洽切，湯爍；今閩南語 saʔ8 指用水煮食物。袂，古洽切，複衣也，說文曰：「衣無絮」。今閩南語一般是雙音節詞 kaʔ7 a3「袂罔」，用於指無領無袖的背心。由此可知 -aʔ 為白話音。同時，由「插」的異讀可以判斷，-ap 的性質是咸韻入聲字的文讀音。

第四、咸韻入聲韻字讀為 -iap 的韻母，我們認為也是白話音。最常見的同源詞例是「夾」，今讀 kiap7 或 giap7，動詞用法是指用工具兩邊鉗取；加上名詞詞尾「罔」之後就成為夾子 kiap7/giap7 a3（夾罔）。²⁰ 另外，有夾層的外套或大衣閩南語稱為 kiap7 hui2「袂裘」。對照上面的說明，「袂」有 kiap7 和 kaʔ7 兩種讀法，這兩種讀法性質上都屬於白讀音。

第五、有了以上咸韻入聲字的認識，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閩南語中一個常見的讀音 tiap7。tiap7 這個讀音用於表示時間相當短暫的詞組 tsit8 tiap7 a3 ku3 中。²¹ 從音韻規則對應看來，tiap7 的本字應當是「眨」，側洽切為莊母字，意思是目動。中古莊系字在閩南語中讀為舌尖塞音 t- 是相當常見的對應，類似音韻行為的同源詞有莊系初母的釵 thue1、窗 than1、莊系崇母的鋤 tu2、事 tai6，閩南語將「眨」讀為 tiap7 是莊母平行的表現。在韻母上，「眨」tiap7 符合「夾」、「袂」等字讀為 -iap 的規則，聲調讀陰入調也是規律演變。

19 分別參看《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網路版及董忠司總編纂（2001: 1305）。

20 見母的「夾」在閩南語中讀為帶音的 giap7 是一種聲母在語音上發生弱化的讀法，平行例證有 pat7 ~ bat7「別」（認識）、tsia1 ~ dzia1「遮」、kim3 ~ gim3「錦」等。

21 參看《廈英大辭典》（Douglas 1990: 497）、《廈門方言詞典》（周長楫編纂 1998: 354）及《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網路版。

我們認為，這個詞組之所以表達時間短暫，係取義於眼睛眨動迅速。類似表達時間短暫的語詞在閩南語中還有 tsit8 bak8 ni?7 a3 「一目瞞团」，也是透過具體的眨眼動作表示抽象上的時間迅速，相當於華語的「一眨眼」或「一瞬間」。汕頭話表示時間短暫有 tsek8 siap7 si2 「一霎時」(an instant) 和 siap7 si2 kan1 「霎時間」(in a little while)，《汕頭話音義字典》將 siap7 寫成「霎」，我們認為是正確的語源。²²「霎」，山洽切，小雨。從詞彙語義上看，是由雨勢微小引申為時間短暫。歸納起來，我們認為閩南語汕頭話的 tsek8 siap7 si2 與閩南語泉漳方言的 tsit8 tiap7 a3 ku3 分別用了「霎」(小雨)和「眨」(目動)構成詞組，從而引申出「時間短暫」這一概念。有意思的是，這兩個詞都是莊系聲母字，而且都屬於 -iap 這類規則對應。²³

除了 -ã/-a?、-iam/-iap 和 -am/-ap 這些規則對應外，咸韻入聲字還有個別同源詞有以下音韻對應：-ue?~-e?~-oi?。就閩南語內部而言，這些對應與山攝開口二四等字相同。先觀察同源詞例：

表十六 閩南語咸山兩攝二四等入聲同源詞的音韻對應

	永春	泉州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狹	ue?8	ue?8	e?8	e?8	oi?8	oi?8
筴 _{~菜}	gue?7	gue?7	ge?7	ŋe?7	koi?7	koi?7
瞎 _{~閉眼} ²⁴	khue?7	khue?7	khe?7	khe?7	khoi?7	
鏐	kue?7	kue?7	ke?7	ke?7	tsoi?7 節	tsoi?7 節

說明：

第一、閩南語中「用筷子挾菜」這一動作，漳州讀為 ge?7 與狹 e?8 不同。

22 參看《汕頭話音義字典》(Fielde 1883: 481)。

23 從聲母的對應上看，我們不主張閩南語泉漳方言的 tiap7 與潮汕方言的 siap7 是同源的成分。

24 審查人提醒我們，「瞎」(閉眼)在寧德方言讀作 khep7，本字恐怕不是「瞎」。據我們的了解，寧德方言中讀為 -p 尾的同源詞還包括山攝的奴結切「捏」nep7、千結切「切」tship7、曾攝的與職切「翼」sip8、梗攝資昔切「脊」tsep7。這個情況顯示寧德方言的 -p 尾可能包含非深咸入聲的來源。換言之不能排除寧德方言的 khep7 是來自山攝許鐸切「瞎」的可能。

我們推測這只是不同聲母後的變體，並非層次的區別。從聲母上來看，泉州與漳州系的方言都讀為 g-，潮汕系方言則讀為 k-，聲母有帶音與否的不同。從聲調讀為陰入調來推敲，我們認為泉漳方言讀 g- 是後起的演變，聲母的早期來源應當為 *k-，本字是咸攝四等添韻入聲古協切的「筴」。

第二、「鏢」是指割草的鐮刀，在潮汕方言中似乎已經沒有保留，這裡我們以山攝開口四等的「節」來替代。

以上的同源詞例都是口語詞，在閩南語中的性質屬於白話音，在原始閩南語中都應當構擬為 *-ai?。²⁵

歸納本節的觀察，咸攝開口二等咸韻在閩南語中的音韻層次如下：

表十七 原始閩南語咸韻的音韻層次

	咸韻陽聲韻	咸韻入聲韻
層次I白話	*-ã 餡	*-a? 爍插/*-ai? 狹
層次II白話	*-iam 站減鹹	*-iap 眨霎夾袂
層次III文讀	*-am 站咸	*-ap 插

由以上的同源詞的對應看來，咸韻陽聲韻字有 *-ã、*-iam、*-am 三種早期形式；相應的，咸韻入聲韻字則有 *-a?、*-ai?、*-iap、*-ap 四種形式。其中 *-am/*-ap 是文讀音，其他的讀音都是白話音。由於 *-ai? 似乎只有見影系聲母的字，而且語音形式與 *-a? 相當接近，暫時將之與 *-a? 歸為同一層。

2. 閩南語銜韻的規則對應

銜韻在閩南語中的規則對應相對之下比較簡單。請看以下同源詞表：

表十八 閩南語銜韻同源詞表

	永春	泉州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衫	sã1	sã1	sã1	sã1	sã1	sã1
監 _{平聲}	kã1	kã1	kã1	kã1	kã1	kã1
監 _{去聲}	kam5	kam5	kam5	kam5	kam5	kam5
銜	kã2	kã2	kã2	kã2	kã2	kã2
甲	ka?7	ka?7	ka?7	ka?7	ka?7	ka?7

25 參看吳瑞文(2012)對原始閩南語山攝開口二、四等入聲字的擬測。

接續上表十八

胛	kaʔ7	kaʔ7	kaʔ7	kaʔ7	kaʔ7	kaʔ7
匣	aʔ8/ap8	aʔ8/ap8	aʔ8	aʔ8	aʔ8/ap8	aʔ8/ap8
鴨	aʔ7	aʔ7	aʔ7	aʔ7	aʔ7	aʔ7
押	aʔ7	aʔ7	aʔ7	aʔ7	aʔ7	aʔ7
壓	aʔ7	aʔ7	aʔ7	aʔ7	aʔ7	aʔ7

說明：

第一、「監」在《廣韻》中收錄平聲和去聲兩讀，不過現代閩南語方言中平聲讀法只有鼻化韻 $kā1$ ，例如 $tsə6\ kā1$ 「坐監」（坐牢）；去聲讀法只有不鼻化的 $kam5$ ，例如： $kam5\ tok7$ 「監督」或 $kam5\ si6$ 「監視」。我們認為鼻化韻的 $kā1$ 是白話音，不鼻化的 $kam5$ 是文讀音。

第二、「銜」，戶監切。《說文》曰：馬勒口中，从金从行。銜，行馬者也。段注解釋「銜」的意思是「其在口中者謂之銜，銜者，所以行馬者也……。凡馬提控其銜以制其行止」。簡言之，「銜」原指馬口中嚼咬的鐵製工具，用來操控馬匹行進的方向。現代閩南語中的 $kā2$ 並不用來指稱馬的口銜，而是做為動詞使用，意思至少有以下幾個：1. 兼有、連帶、包括；2. 帶著、帶在身邊。²⁶ 學者或有將這個詞寫作「含」，從音韻對應來看，語源應當是「銜」。

歸納本節的觀察，就音韻規則對應上看，銜韻只有 $-ā/-aʔ$ 、 $-am/-ap$ 這兩套，咸攝開口二等銜韻在閩南語中的音韻層次如下：

表十九 原始閩南語銜韻的音韻層次

	咸韻陽聲韻	咸韻入聲韻
層次 I 白話	*-ā衫監	*-aʔ匣鴨
層次 II 文讀	*-am衫監	*-ap押

銜韻可以分別擬測為 $*-ā/*-aʔ$ （白話音）和 $*-am/*-ap$ （文讀音）。

（二）咸攝開口二等字在閩東語次方言中的表現

1. 閩東語咸韻的規則對應

從閩東語內部比較來看，咸韻字有兩套常見的音韻規則，其中主要元音較低的 $[-a]$ 既可能是白話音，也可能是文讀音，主要元音較高的 $[-e]$

26 這些義項根據《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網路版。

則多半是白話音。另外還有零星的口語詞帶有 -i- 介音。先來觀察以下的同源詞表：

表二十 閩東語咸韻同源詞表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站 <small>澄母去聲</small>	tsaŋ6	tsaŋ6	tsam6	tsaŋ6	tsaŋ6	tsaŋ6
杉	saŋ1	saŋ1	sam1	saŋ1	saŋ1	saŋ1
斬	tsaŋ3	tsaŋ3	tsam3	tsaŋ3	tsaŋ3	tsaŋ3
減	keŋ3	keŋ3	kem3	keiŋ3	keiŋ3	keŋ3
鹹	keŋ2	keŋ2	kem2	keiŋ2	keiŋ2	keŋ2
餡	aŋ6	aŋ6	am6	aŋ6	aŋ6	aŋ6
陷	haŋ6	haŋ6	ham6	haŋ6	haŋ6	haŋ6
眨	tsa?7	tsa?7		thiak7	thiak7	thia?7
插	tshak7	tsha?7	tshap7	tshak7	tshak7	tsha?7
爍	sak8	sa?8	sap8	sak8	sak8	sa?8
夾	kiak7	kia?7	kiep7	kiak?7	khe?7	ke?7 kie?7
袂	kak7		kap7	ka?7	ka?7	ka?7
挾	kiak7 <small>調!</small>		kep8			hie?8 <small>韻!</small>
狹	ek8	e?8	ep8	eik8	eik8	e?8

說明：

第一、動詞「眨」在各閩東語次方言中有兩種讀音，北片方言讀為 tsa?7，南片方言讀為 thiak7/thia?7。從對應的表現上來看，前者屬於文讀音，後者屬於白話音。閩東語南片方言的 thiak7/thia?7「眨」與閩南語的 tiap7「眨」是來自同一層次的同源詞，差別只在閩東語南片方言將「眨」的聲母讀為送氣的 th-。

第二、與「夾」有關的義項在若干閩東語次方言中的表現較為複雜。例如寧德有 kep7、kiep7 和 kap7 三讀，kep7 用於夾菜，寫作「挾」；kiep7 用於「夾住」這個詞；kap7 則是文讀音。另外，閩清與「夾」相關的語詞包括 khiak7、niak7（本字是鑷）和 kak7 三類，khiak7 用於夾住，niak7 用於夾物，kak7 屬於文讀音。永泰與「夾」相關的語詞有 khia?7 和 kei?8 兩讀，前者用於夾住；後者雖寫作「夾」，但從聲調上推敲可能不是確切的本字。福清與「夾」相關的語詞有 ka?7、ke?7、kie?7 和 ke?8 四讀，ka?7 是字音；ke?7 用於「挾去」；

kieʔ7 用於夾菜，寫作「挾」；keʔ8 用於「票夾」一詞，聲調不符合規則對應，且屬於新興詞彙，這裡視為例外。

歸納以上閩東語各次方言的表現，咸韻字在閩東語的音韻層次如下：

表二十一 原始閩東語咸韻的音韻層次

	咸韻陽聲韻	咸韻入聲韻
層次I白話	*-am杉鎊	*-ap爍插、*-ep狹
層次II白話	*-em減鹹	*-iap眨夾
層次III文讀	*-am站陷	*-ap插夾

咸韻字在原始閩東語中可以分析出至少三個音韻層次，其中咸韻陽聲韻層次II的 *-em 目前沒有看到非舌根音聲母的同源詞。層次I的咸韻入聲字則有 *-ap 和 *-ep 兩種對應，看起來呈現互補分布。

2. 閩東語銜韻的規則對應

閩東語各次方言銜韻字的音韻規則相當簡單，只有 -aŋ/-aʔ~-ak 或 -am/-ap。首先觀察以下的同源詞表：

表二十二 閩東語咸韻同源詞表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衫	saŋ1	saŋ1	sam1	saŋ1	saŋ1	saŋ1
監 _{平聲}	kaŋ1	kaŋ1	kam1	kaŋ1		kaŋ1
監 _{去聲}	kaŋ5	kaŋ5	kam5	kaŋ5	kaŋ5	kaŋ5
銜	kaŋ2	kaŋ2 xaŋ2	kam2 ham2	kaŋ2	kaŋ2	kaŋ2 haŋ2
甲	kak7	kaʔ7	kap7	kak7	kaʔ7	kaʔ7
匣	xak8 _{聲1}	xaʔ8 _{聲1}	ap8	ak8	aʔ8	aʔ8
鴨	ak7	aʔ7	ap7	ak7	aʔ7	aʔ7
押	ak7	aʔ7	ap7	ak7	aʔ7	aʔ7
壓	ak7	aʔ7	ap7	ak7	aʔ7	aʔ7

說明：

第一、「銜」在閩東語各次方言中多數有 k- 和 x-/h- 兩讀，前者用於含著、叨著這類動詞，後者用於「官銜」這類書面語詞，這顯示兩個讀音分別是白話音與文讀音。

第二、「匣」用來指盒子，從閩東語內部讀為 ap8/ak8/aʔ8 來看，不容易辨認是來自咸攝開口一等覃韻入聲的「盒」或是咸攝開口二等銜韻入聲的「匣」。

歸納本節的觀察，咸攝開口二等銜韻在閩東語中的音韻層次如下：

表二十三 原始閩東語銜韻的音韻層次

	銜韻陽聲韻	銜韻入聲韻
層次I白話	*-am衫銜	*-ap匣鴨
層次II文讀	*-am銜	*-ap壓

原始閩東語的銜韻只有一種擬測：*-am/*-ap，其性質既是白話音，也是文讀音。

(三) 咸攝開口二等字在閩北語次方言中的表現

1. 閩北語咸韻的規則對應

首先來觀察閩北語咸韻字的同源詞表：

表二十四 閩北語咸韻同源詞表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站	tsaŋ5		tsaiŋ5	tsaŋ5	tsaŋ5	tsaŋ5
衫	saŋ1	saŋ1		saŋ1	ɬaŋ1	ɬa1
斬	tsaŋ3	tsaŋ3	tsaŋ3	tsaŋ3	tsaŋ3	tsaŋ3
減	kaŋ3	kaŋ3	kaŋ3	kaŋ3	kaŋ3	kaŋ3
鹹	keiŋ3	kiŋ9		geiŋ2	keiŋ9	keiŋ9
餡	aŋ6	xaŋ6		fiŋ6		
陷	xaŋ6	xaŋ6				
插	tsha7	tha7	tha7	tsha7	tsha3	tsha7
爍				dza2	ɬa5	
夾	ka7	ka8	ka8	ga2/ga3	ka3/ko9	ka9/ka8
袂			ka7	ka7	ka3	ka7
峽		xa8	xa8		ha3	ha7
狹	kie8	xa7		xa1	ka3	

說明：

第一、建甌方言「餡」aŋ6與「陷」xaŋ6聲母不同，前者屬於早期音韻層次，後者為文讀音。石陂「餡」讀為fiŋ6，丁邦新（2008 [1999]: 36）認為石陂方言的fi-對應的是閩南讀為零聲母的匣母字，比較永春「餡」讀為ã6。由此可知，石陂的fiŋ6與建甌的aŋ6屬於同一個音韻層次。

第二、與「夾」有關的義項，在閩北語中也相當複雜。例如建甌有 kie6、xie6、ka7、ka8 四讀，kie6 用於「挾菜」；xie6 用於「挾在腋下」；ka8 是夾取，性質屬於白話音；ka7 則是文讀音。石陂有 ga2、ga3、kie1、kia7、kie7 五讀，ga2 用於「夾子」；ga3 用於「穀箒夾」（箒兩頭的竹竿）；kie1 指「夾在腋下」；kia7 和 kie7 都指「用筷子夾」。鎮前有 kie5、ka3、ko9、kia5 四讀，kie5 指「夾在腋下」和「夾仔」；ka3 指挑柴火用的農具；ko9 用於箒夾（箒兩頭的竹竿）；kia5 是指「用筷子夾」。迪口有 ka9 和 ka8 兩讀，ka9 用於箒夾（箒兩頭的竹竿）；ka8 是指夾仔。秋谷裕幸（2008）將石陂的 kie1、kia7、kie7 和鎮前的 kia5 的語源定為咸攝開口四等胡頰切的「挾」，其他的則定為咸攝咸韻開口二等「夾」。簡言之，閩北語二等咸韻入聲沒有帶 -i- 介音成分的同源詞。

第三、表示「狹窄」義的語詞，在閩北語各次方言多半用「迫」，而不用其他閩語次方言常見的「狹」。（秋谷裕幸 2008: 265）建甌「狹窄」也說 pa3，「狹」讀為 kie8 與「俠」同音，可能是因偏旁類似而類推的讀法。鎮前的「夾」與「狹」同音，也是相同的情況。由此看來，「狹」這一讀音在閩北語中應是晚近傳入的成分，不能追溯到原始閩北語的階段。

根據以上的討論，咸攝二等咸韻字在閩北語的層次是：

表二十五 原始閩北語咸韻的音韻層次

	咸韻陽聲韻	咸韻入聲韻
層次I白話	*-aN衫 ²⁷	*-a爍插袂
層次II白話	*-eiŋ鹹	*-o夾 _{箒夾}
層次III文讀	*-aŋ站減	*-a峽

根據上表，咸韻在原始閩北語也有三個層次，其中分出陽聲韻層次 I 的關鍵是迪口方言，「衫」在各方言都有 -ŋ 韻尾，而迪口則不帶有任何韻尾成分。入聲韻部分，「箒夾」一詞在鎮前讀 ko9，其他方言讀 ka9 或 ga3，我們根據口語性質歸入白話。咸韻入聲層次 II 的 *-o 只出現在舌根

27 這裡取的是建陽 aŋ6、石陂 fiaŋ6。

音聲母，這可能是某種後起的條件變化。

2. 閩北語銜韻的規則對應

閩北語銜韻的音韻規則對應相對簡單，請看以下同源詞表：

表二十六 閩北語銜韻同源詞表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衫	saŋ1	saŋ1	saŋ1	saŋ1	ʃaŋ1	ʃa1
監 _{平聲}	kaŋ1	kaŋ1	kaŋ1		kaŋ1	
監 _{去聲}	kaŋ5	kaŋ5	kaŋ5	kaŋ5	kaŋ5	kaŋ5
銜	(kaiŋ3)	(kaiŋ9) xaŋ2	xaŋ2	gaŋ2		kai9
甲	ka7	ka7	ka7	ka7	ka3	ka7
匣			xa7		ha3	
鴨	a7	a7	a7	?a7	o3	a7
押	a7	a7	a7	?a7	a3	a7
壓		a7	a7	?a7/?e7	a3	ai7

說明：

第一、從「衫」的規則對應看來，原始閩北語銜韻的「衫」顯然與咸韻的「杉」同音，都應當構擬為 *-saN，歸入咸韻。

第二、「監」多數閩北語都有平去兩讀，詞形都是 kaŋ1/5。

第三、「銜」的讀音相當重要。觀察以下閩北語次方言一等「含」與二等「銜」的讀音：²⁸

含 建甌 kaiŋ3、建陽 kaiŋ9、石陂 gaŋ2、鎮前 keuŋ9、迪口 kœyŋ9

銜 建甌 (kaiŋ3)、建陽 (kaiŋ9)、石陂 gaŋ2、迪口 kai9

根據以上對應，石陂和迪口能夠清楚區別「含」與「銜」，這是我們建立原始閩北語 *oiŋ : *aiN 對立的證據。由此看來，建甌、建陽的 kaiŋ3/9 究竟是一等「含」或二等「銜」，其實很難辨認，尤其兩個詞的語義也相當接近。²⁹ 我們將建甌 kaiŋ3 和建陽 kaiŋ9 都視為「含」而非「銜」。也許有人會問，上述區別並非見於所

28 崇安這兩個字都沒有讀為 k- 的。

29 《說文》謂「含，嗛也」，《釋名》〈識飲食〉謂「含，合也，合口亭之也」。《說文》又謂「銜，馬勒口中」，《釋名》〈釋車〉：「銜，在口中之言也」。

有閩北語，而是主要見於鎮前、迪口這兩個與閩東方言相鄰的邊界方言，地理位置上居於閩北中心的方言，沒有保留這些對立，似乎相當奇怪。³⁰ 我們則認為，中心或邊陲的方言保留某種對立或發生合併都是可能的，仍要以語言現象為主。

第四、入聲韻部分，「鴨」在鎮前讀為 o3；「壓」在石陂讀為 ?e7，在迪口讀為 ai7。由此可知，入聲韻也存在不同音韻層次。

歸納以上的討論，咸攝二等銜韻字在閩北語的層次是：

表二十七 原始閩北語銜韻的音韻層次

	銜韻陽聲韻	銜韻入聲韻
層次 I 白話	*-aiN銜 ³¹	*-ai壓
層次 II 白話	*-aŋ監	*-o鴨
層次 III 文讀	*-aŋ銜	*-a押

根據上表，銜韻在原始閩北語也有三個層次，其中迪口方言的「銜」字提供我們區分出層次 I 的線索。入聲韻部分，壓、鴨、押三個詞在中古為同音字，但在閩北語中卻分別有讀 ai7（迪口壓）、?e7（石陂壓）、o3（鎮前鴨）和 a7（押）四種讀法，由此我們可以離析出三個音韻層次。其中鎮前讀為 o 與咸韻入聲夾 ko9 屬於同一個音韻層次。³²

從上文（第二和第三）的分析不難發現，我們相當重視迪口方言。比方我們運用迪口方言的表現，將原始閩北語的談韻離析為 -aN：-aŋ 兩類，將銜韻離析為 -aiN：-aŋ 兩類。有一種可能性應當考慮，那就是：迪口方言是建甌的鄉下話，受到相當嚴重的建甌城關話的影響，迪口實際音值中與建甌城關話的音值相同的語音層次，有可能是來自建甌城關話。³³ 意思是說，迪口讀為 -aŋ 的咸攝字，全部都借自建甌城關的 -aŋ。請留意現在迪口 -aŋ 韻母其中包括很多口語常用字，例如「膽毯談痰藍

30 這是審查人提出來的問題。

31 這裡取的是石陂 gaŋ2、迪口 kai9。

32 審查人提到一個問題，那就是原始閩北語中是否有 *o：*ɔ 對立？Norman 所擬測的原始閩北語不存在這類對立。從本文咸攝的擬測來看，*-o 或 *-oi 只分布在層次 I 和 II。*-ɔ 或 *-oŋ 都在層次 III，是最晚近的音韻層次。排除晚近層次之後的原始閩北語只有 *o、*oi、*oiŋ，元音情況正如 Norman（1969）的構擬。

33 感謝審查人提出這個重要的觀察。

柑甘敢」。除非有極其充分的證明，否則我們沒有理由主張這些詞都是迪口向建甌借來的。反面的證據則是，建甌的「甘敢」讀為 $-oŋ$ 韻母，迪口讀為 $-aŋ$ 韻母，若真是借自建甌，變讀的條件為何？迪口目前也有 $-oŋ$ 韻母（房網東風），為何不將「甘敢」讀為 $-oŋ$ ？面對這樣的情況，只能主張迪口「甘敢」讀 $-aŋ$ 乃是迪口本身固有的形式，並非移借的結果。從以上的分析來看，根據比較方法，應該主張迪口在這些韻類中保存了早晚不同的音韻層次，在迪口內部是用有無鼻音韻尾來區別，在其他閩北方言則是改以元音差異來加以區別，甚至已經合併了。³⁴

四、咸攝開口三等字在原始閩語中的層次

咸攝開口三等有鹽、嚴兩個次類（三等重韻），其中嚴韻常用字分佈於牙喉音聲母。以下討論時也區分這兩個不同的類。

（一）咸攝開口三等字在閩南語次方言中的表現

咸攝開口三等鹽韻在閩南語中至少有 $-ĩ/-i?$ 、 $-iã/ia?$ 和 $-iam/-iap$ 等三類規則對應，其中 $-iam/-iap$ 是文讀音，其餘則屬白話音。為了討論方便，鹽韻的部分我們分為兩小節，主要觀察白話音 $-ĩ/-i?$ 和 $-iã/ia?$ 這兩套對應，文讀音則隨文說明。

1. 閩南語鹽韻白話音第一類規則對應： $-ĩ/-i?$

鹽韻在閩南語中普遍有 $-ĩ/-i?$ 這類白話音對應。先觀察以下同源詞表：

表二十八 閩南語鹽韻第一類規則對應同源詞表

	永春	泉州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黏	liam2	liam2		liam2	liam2	liam2
簾	nĩ2 liam2	liam2	liam2	liam2	liam2	liam2
尖	tsiam1	tsiam1	tsiam1	tsiam1	tsĩ1 tsiam1	tsiam1

34 審查人指出，倘若透過迪口來與其他閩北語進行比較，在其他韻攝中也將會析出不同的音韻層次。我們並不排除這種可能，而這將證明迪口在閩北音韻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接續上表二十八

	永春	泉州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籤	tshiam1	tshiam1	tshiam1	tshiam1	tshiam1	tshiam1
簽	tshiam1	tshiam1		tshiam1	tshiam1	tshiam1
櫂 _{平聲}	tsī1	tsī1	tsī1	tsī1		tsī1
櫂 _{去聲}		tsī5		tsī5	tsī5	tsī5
佔	tsiam5	tsiam5	tsiam5	tsiam5	tsiam5	tsiam5
染	nī3 liam3	nī3 liam3	nī3	nī3	ni3	ni3
鉗	khī2	khī2	khī2	khī2	khī2	khī2
儉	khiam6	khiam4	khiam6	khiam6	khiam4	khiam4
險	hiam3	hiam3	hiam3	hiam3	hiam3	hiam3
淹	im1 _{韻!}	im1 _{韻!} iam1	im1 _{韻!} iam1	im1 _{韻!}	im1 _{韻!}	im1 _{韻!}
鹽 _{平聲}	sī2 iam2	sī2 iam2	sī2 iam2	sī2 iam2	iam2	iam2
鹽 _{去聲}	sī6	sī5	sī6	sī6		
簷	tsī2	tsī2	tsī2	tsī2		
獵	laʔ8 _{韻!}	laʔ8 _{韻!}	laʔ8 _{韻!}	laʔ8 _{韻!}	laʔ8 _{韻!}	laʔ8 _{韻!}
瞬	nīʔ7	nīʔ7	nīʔ7	nīʔ7	niʔ7	niʔ7
接	tsiʔ7 tsiap7	tsiʔ7 tsiap7	tsiʔ7 tsiap7	tsiʔ7 tsiap7	tsiʔ7 tsiap7	tsiʔ7 tsiap7
妾	tshiap7	tshiap7	tshiap7	tshiap7	tshiap7	tshiap7
摺	tsiʔ7	tsiʔ7	tsiʔ7	tsiʔ7	tsiʔ7	tsiʔ7
涉	siap8	siap8	siap8	siap8	siap8	siap8
葉	iap8	iap8	iap8	iap8	iap8	iap8

說明：

第一、「尖」在多數閩南語方言中都讀為文讀音 tsiam1，但汕頭腳趾頭讀為 khal tsī1「骹尖」（腳尖），保留白話音一讀。

第二、「櫂」，子廉切，《說文》曰：楔也。从木籤聲。子廉切。段玉裁注謂：「楔也。……今江南言櫂，中國言屨。楔，通語也。屨、側洽切。……木工於鑿柄相入處有不固，則斫木札楔入固之，謂之櫂。」今閩南語指稱上平厚、下尖扁的木塊為 tsī1，功用是塞在榫頭縫隙中，使整個木製結構固定。tsī1 的語源正是「櫂」。

第三、「鹽」有余廉、以瞻兩個切語，前者為以母平聲，後者為以母去聲。

依照《廣韻》，平聲的余廉切為名詞用法，段玉裁謂「鹵也，天生曰鹵，人生曰鹽」。去聲的以贍切為動詞用法，「以鹽醃物」。今閩南語也存在一致的區別，例如 kan3 nã3 sī2（橄欖鹽）指醃製完成的橄欖；而醃製這個動作用 sī6，例如 sī6 kiam2 tshai5「鹽鹹菜」（醃鹹菜）。從四聲別義的角度看來，這也是「名變動型」的構詞法。

第四、「淹」，英廉切，今閩南語各次方言都讀為 im1，音韻演變與深攝侵韻相同，而不符合咸攝鹽韻的規則對應，屬於例外演變。

第五、「獵」，良涉切，取獸也。今閩南語都讀為 laʔ8，與咸攝一等談韻「蠟燭」之「蠟」同音，屬於例外音讀。

第六、「矚」，《廣韻》書涉切，目動之貌。以書涉切而言，閩南語讀為 nīʔ7，聲母並不合乎規則。《集韻》收錄尼輒切一讀，意義相同，可以視為正確的語源。

第七、「接」的兩讀分別用於 tsiʔ7 lat8「承接力道」和 tsiap7 lik8 pi3 sai5「接力比賽」，還可以構造出先白後文的 tsiʔ7 tsiap7「接接」一詞，意指與人接洽、周旋。

2. 閩南語鹽韻白話音第二類規則對應：-iã/iaʔ

咸攝開口三等鹽韻字在閩南語中另外有一類性質上也屬於白話音的規則對應，讀為 -iã/-iaʔ。同源詞例包括：

表二十九 閩南語鹽韻第二類規則對應同源詞表

	永春	泉州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饜	tsiã3	tsiã3	tsiã3	tsiã3	tsiã3	tsiã3
焰	iã6	iã5	iã6			
睫		tsiaʔ7				
簾（頁）	iaʔ8	iaʔ8	iaʔ8	iaʔ8		

第一、「饜」，子冉切，鹽韻開口三等精母上聲字，食薄味也。閩語指涉「淡而無味」都用這個詞，是閩語重要的鑑別詞。（秋谷裕幸 2008: 245）

第二、「焰」，以贍切，鹽韻開口三等以母去聲字，光也。今閩南語多用於 kɟ1 iã6 iã6「光焰焰」一詞，表示相當光亮。

第三、臺灣閩南語有 tshia1 iã6 或 tshia1 ia6 一詞，指行事鋪張浪費，過於奢侈。我們認為後一音節 iã6 的語源是「艷」。³⁵ 行事鋪張奢侈一詞，兩漢以來典籍上常見的是「奢侈」和「奢麗」等。例如：³⁶

- (1) 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史記》〈列傳·貨殖列傳〉）
- (2) 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羊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後漢書》〈列傳·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第二十一〉）

書面漢語用「奢麗」指鋪張浪費逾越分際，閩南語用「奢豔」，現代華語則是用「奢華」。「麗」、「豔」、「華」都有美好之意，觀察詞彙結構，乃是語義內涵近似的語詞，在不同語言中各自構造的結果，可視為平行構詞。

第四、「眼睫毛」這個詞，在泉漳系的閩南語稱為 bak8 tsiaʔ7 mɿ2「目睫毛」（睫毛），子葉切，目旁毛也，《說文》作「眇」。潮汕方言稱睫毛為 mak8 tshi5 mɿ2「目刺毛」，不用「睫」這個字。

第五、書「頁」之「頁」的確切本字應當是「葉」或「箒」，與涉切。³⁷ 段注謂「凡物之薄者、皆得以葉名」。另外，「箒」下的釋義是「篇簿書箒」，語義相符，以下都寫作「箒」。「箒」在泉漳系閩南語都讀為 iaʔ8，文讀音為 iap8，與姓氏的葉 iap8 同音。潮汕方言將「書頁」之「頁」讀為 hieʔ8 或 hioʔ8，語源是宕攝開口三等入聲而灼切的「箒」。以樹「箒」（葉）為書「箒」（頁）應當是語義上過度類推的結果。

3. 閩南語嚴韻的規則對應

嚴韻在閩南語各次方言中主要的規則對應是 -iam/-iap，其性質屬於文讀音的系統，但若干語詞在使用上已經與口語詞無從區分。嚴韻同源詞例如下：

35 或寫作「奢颺」，「颺」有與章和餘亮兩切語，為宕攝開口三等陽韻平聲或去聲韻字。

36 以下資料皆由「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全文檢索系統」，<http://hanji.sinica.edu.tw> 檢索所得，特此說明，並致謝忱。

37 頁，胡結切，山攝開口四等匣母入聲字，以「頁」為書頁之頁應屬寫法上的假借。

表三十 閩南語嚴韻同源詞表

	永春	泉州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嚴	giam2	giam2	giam2	giam2	ɲiam2	ɲiam2
劍	kiam5	kiam5	kiam5	kiam5	kiam5	kiam5
欠	khiam5	khiam5	khiam5	khiam5	khiam5	khiam5
劫	kiap7	kiap7	kiap7	kiap7	kiap7	kiap7
怯	khiap7	khiap7	khiap7		khiap7	khiap7
業	giap8	giap8	giap8	giap8	ɲiap8	ɲiap8

說明：

第一、「怯」，去劫切，病劣。泉州系的永春、泉州以 khiap7 指身體不適，漳州、臺灣和潮汕系方言的 khiap7 為變壞或難看，是引申的用法。
第二、「怯」，去劫切，畏也。泉州有 tam3 khiap7 「膽怯」指膽小，汕頭有 ui5 khiap7 「畏怯」也是指膽小畏懼。

歸納上述討論，咸攝開口三等鹽韻在閩南語中的音韻層次為：

表三十一 原始閩南語鹽韻的音韻層次

	鹽韻陽聲韻	鹽韻入聲韻	嚴韻陽聲韻	嚴韻入聲韻
層次I白話	*-i染穢鹽鉗	*-iʔ接暍摺		
層次II白話	*-iã染豔	*-iaʔ暍頁		
層次III文讀	*-iam染尖鹽豔	*-iap接葉	*-iam嚴欠	*-iap疾業

就閩南語內部構擬而言，鹽韻的層次 I 與層次 II 都只能構擬為帶鼻化音或喉塞音的形式，只有層次 III 的文讀音能夠擬測雙唇音韻尾。另外，鹽韻有三個明顯的音韻層次，而嚴韻只看得出文讀層的讀法，這是線索太少使然。

(二) 咸攝開口三等字在閩東語次方言中的表現

咸攝開口三等鹽韻在閩東語各次方言中主要有兩套規則對應，不過其中一套的主要元音較高，另一套主要元音較低，底下也分開討論。

1. 閩東語鹽韻的第一類規則對應

首先來觀察以下的同源詞：

表三十二 閩東語鹽韻第一類規則對應同源詞表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黏	nien2	nien2	nim2	nien2	nien2	nien2
簾	lien2	lien2		lien2	lien2 簾	lien2
尖	tsien1	tsien1	tsem1	tsien1		tsien1
機 _{平聲}	tsien1	tsien1	tsem1	tsien1	tsien1	tsien1
籤	tshien1	tshien1	tshem1	tshien1	tshien1	
簽		tshien1	tshem1		tshien1	tshien1
佔	tsien5	tsien5	tsem5 _{韻!}	tsien5	tsien5	tsien5
染	nien3	nien3	nem3	nien3	nien3	nien3
鉗	khien2	khien2	khem2 _{韻!}	khien2	khin2	khien2
儉	kien6	kien6	kim6	kien6	kien6	kien6
險	xien3	xien3		hien3	hien3	hien3
淹	ien1	ien1	em1	ien1	ien1	ien1
鹽 _{平聲}	sien2	sien2	sim2	sien2	sien2	sien2
鹽 _{去聲}	sien5	sien5	sim5	sien5	sien5	sien5
簷	ien2			sien2	sien2	sien2
獵	lak8	la?8	lap8 _{韻!}	lak8	la?8	la?8
接	tsiek7	tsie?7	tsip7	tsiek7	tsie?7	tsie?7
妾	tshiek7	tshie?7	tship7	tshiek7	tshie?7	tshie?7
摺	tsiek7	tsie?7	tsip7	tsiek7	tsie?7	tsie?7
涉	siek8	sie?8	sek8 _{韻!}	siek8	sie?8	sie?8
葉	xiek8	ie?8	ep8	iek8	ie?8	ie?8

說明：

第一、觀察以上對應關係，需要說明的是寧德方言。寧德方言鹽韻字讀音相當複雜，陽聲韻字有：-im、-em 和 -em 三讀，入聲韻字有 -ap、-ip、-ep、-ek 四讀。關於幾個韻母例外讀音，分別說明如下：

- (1)「佔」，丁兼切，佔佷輕薄也。從《廣韻》釋義看來，「佔」本無佔取、霸佔之義，以「佔」為佔取應屬假借。寧德「佔」字讀為 tsem5，與深攝侵韻去聲「浸」同音。與之平行的是「鉗」。「鉗」，巨淹切，以鐵有所劫束也。閩語用來指夾取炭火的工具。「鉗」在閩東語方言中至少有兩種走向，一類讀為咸攝鹽韻，一類讀為深攝侵韻。讀同深攝侵韻時往往與「琴」（巨金切）同音。這可能顯示若干咸攝字三四等字在閩東語中

變入深攝三等。

- (2)「畋獵」之「獵」在各閩東語次方言都讀低元音 [a]，與「蠟燭」的「蠟」同音，可能是偏旁類化的結果。
- (3)「涉」應為 -p 尾，但今寧德卻讀 -k 尾，推測是晚近發生了 -p > -k 的演變。

排除以上討論的例外讀音之後，我們可以發現寧德話的 -im/-em 和 -ip/-ep 在分布上是以聲調為條件：

表三十三 閩東寧德方言 -im/-em 和 -ip/-ep 在聲調上的分布

	陰平1	陽平2	陰上3	陰去5	陽去6	陰入7	陽入8
*-im	-em	-im	-em	-im	-im		
*-ip						-ip	-ep

根據以上的條件，我們將 -im/-em 在寧德方言中的早期形式構擬為 *-im，將 -ip/-ep 的早期形式構擬為 *-ip。值得注意的是，寧德方言的山攝開口三四等字也存在韻母元音受聲調影響而發生變化，具體情況是：-iŋ 分布於陽平、陰去和陽去，-eŋ 分布於陰平和上聲；相應的入聲則是 -ik 分布於陰入，-ek 分布於陽入。由此看來，寧德方言早期的主要元音 *i 分化為 -i/-e 兩類是自身後起的演變，不能追溯到原始閩東語時期。³⁸

第二、寧德方言有如上的複雜演變。但在另一方面，它也提供相當寶貴的語音線索，那就是原始閩東語存在雙唇鼻音及雙唇塞音韻尾。

2. 閩東語鹽韻的第二類規則對應

鹽韻在閩東語中另外有一套規則對應，主要元音是較低的 [a]，而且帶有介音 -i。同源詞例如下：

表三十四 閩東語鹽韻第二類規則對應同源詞表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染				nian3	nian3	nian3
饗	tsian3	tsian3	tsam3	tsian3	tsian3	tsian3
焰	ian6			ian6	ian6	
瞬				niak7		niaʔ7
筴	xiek8韻!			hiak8 hieck8韻!	hieʔ8韻!	hieʔ8韻!
□ _{拖鞋}	liak7	liaʔ7	liep7	liak7	liaʔ7	liaʔ7

38 寧德方言山攝字的分析參看吳瑞文（2012）。

說明：

第一、「染」在閩東語各次方言中有兩種語義，一是指以染料為布上色，一是指攙雜混合。染布的「染」讀音為 $\eta i e \eta 3$ ，攙雜的「染」讀音為 $\eta i a \eta 3$ ，兩者分屬不同音韻層次。

第二、子冉切的「饗」在寧德讀為 $t s a m 3$ ，在其他閩東語次方言都讀為 $t s i a \eta 3$ ，推測是寧德內部因為某種條件失落了介音 $[i]$ ，早先應當是 $t s i a m 3$ 。

第三、「焰」在柘榮、閩清、永泰都有同源詞，意思都是「光亮」。

第四、尼輒切的「矚」在閩清、永泰都讀為主要元音較低的 $-i a k$ 或 $-i a ?$ 韻母，從音韻對當關係來看，這類韻母與鹽韻陽聲韻字讀為 $-i a \eta$ 是平行的音韻層次。

第五、與涉切的「箨」在閩東語各次方言中都帶有聲母 $h-$ 。在韻母上，只有閩清讀為 $h i a k 8$ ，符合低元音的規則對應，其他閩東方言多數讀為 $-i e k$ 或 $-i e ?$ ，與姓氏之「葉」韻母相同，只有聲母存在差異。我們推測，書箨之「箨」與姓氏之「葉」在這類方言中存在韻母混讀的情況。

第六、表示「拖鞋」義的語詞，其漢語的語源不大自然容易確定，不過從方言比較的觀點看來，這個語詞在寧德帶有 $-p$ 韻尾，與咸攝開口三等入聲有相同的演變行為。

3. 閩東語嚴韻的規則對應

咸攝開口三等嚴韻的常用字較少，不過仍然可以看出兩套基本的音韻對應： $-i e \eta / -i e k$ 和 $-i a \eta$ 。嚴韻字在各閩東語次方言中的同源詞例如下：

表三十五 閩東語嚴韻同源詞表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嚴	$\eta i a \eta 2$	$\eta i e \eta 2$	$\eta i m 2$	$\eta i e \eta 2$	$\eta i e \eta 2$	$\eta i e \eta 2$
儼	$\eta i a \eta 3$	$\eta i e \eta 2$ 調!				$\eta i e \eta 3$
劍	$k i e \eta 5$	$k i e \eta 5$	$k i m 5$	$k i e \eta 5$	$k i e \eta 5$	$k i e \eta 5$
欠	$k h i e \eta 5$	$k h i e \eta 5$	$k h i m 5$	$k h i e \eta 5$	$k h i e \eta 5$	$k h i e \eta 5$
劫	$k i e k 7$	$k i e ? 7$	$k i p 7$	$k i e k 7$		$k i e ? 7$
業	$\eta i e k 7$	$\eta i e ? 8$	$\eta e p 8$	$\eta i e k 8$	$\eta i e ? 8$	$\eta i e ? 8$
脅	$x i e k 7$	$x i e ? 8$	$x e p 8$ $x i e k 7$	$h i e k 8$	$x i e ? 8$	$x i e ? 8$

說明：

第一、「嚴」在柘榮讀為 -iaŋ 韻母，與鹽韻饗焰韻母相同。根據上文的討論，與其他方言讀為 -ieŋ 韻母的形式屬於不同的音韻層次。壽寧「嚴」、「儼」讀音相同，可能是字形類推使然。

第二、「脅」，虛業切，嚴韻三等入聲曉母字，聲調應當讀為陰入。但各方言同源詞中只有柘榮 xiek7 和寧德 xiek7 讀為相應的陰入調。我們認為其他閩東語次方言的陽調讀法是受添韻四等入聲匣母胡頰切的「協」影響，造成讀音上的混淆。

歸納以上的討論，閩東語咸攝開口三等鹽韻和嚴韻的音韻層次如下：

表三十六 原始閩東語鹽嚴兩韻的音韻層次

	鹽韻陽聲韻	鹽韻入聲韻	嚴韻陽聲韻	嚴韻入聲韻
層次I白話	*-iem 染機鹽鉗	*-iep 接摺		
層次II白話	*-iam 饗染豔	*-iap 葉 <small>鞋</small>	*-iam 嚴	
層次III文讀	*-iem 染尖鹽豔	*-iep 接葉	*-iem 嚴劍	*-iep 劫業

咸攝開口三等鹽韻在閩東語中有三個時間層次，兩個屬於白話層，一個屬於文讀層。在三個音韻層次中，有一個白話與文讀同形，主要元音是比較高的 [e]。此外，鹽韻還有一個白話層，主要元音是比較低的 [a]。相對地，嚴韻常用字較少，只能看出一白一文兩個音韻層次。就構擬而言，原始閩東語的鹽韻可以構擬為兩種形式：*-iem/*-iep 和 *-iam/-iap，其中 *-iem/-iep 既是白話也是文讀。至於嚴韻，由於同源詞數量不足，只能局部地構擬為 *-iam 和 *-iem/*-iep。

(三) 咸攝開口三等字在閩北語次方言中的表現

1. 閩北語鹽韻的第一類規則對應

咸攝開口三等鹽韻在閩北語各次方言中也有兩類的規則對應，第一類主要元音比較高，另一類主要元音比較低。首先來觀察第一類規則對應的表現：

表三十七 閩北語鹽韻第一類規則對應同源詞表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黏	niŋ1	nieiŋ2		niŋ2		

接續上表三十七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簾	liŋ5	lieiŋ2	liŋ2	liŋ5	liŋ5	lie2
尖	tsiŋ1	tsieiŋ1	tsiŋ1	tsiŋ1 dziŋ5	tɕeiŋ5	tsie8
機 <small>平聲</small>		tsieiŋ1		tsiŋ1	tɕeiŋ1	tsie1
籤	tshiŋ1	tshieiŋ1	tshiŋ1	tɕhiŋ1	tɕhiŋ1	tsie1
簽	tshiŋ1	tshieiŋ1	tshiŋ1	tɕhiŋ1	tɕhiŋ1	tshie1
估		tsieiŋ5	tsiŋ5	tɕeiŋ5	tɕeiŋ5	tsie5
染	niŋ3	nieiŋ3	ŋiŋ3	niŋ3	niŋ3	nie3
鉗	khiŋ5	khieiŋ2	khiaŋ2 <small>韻!</small>	khiŋ5	khiŋ2	khie2
儉		kieiŋ6	jiŋ5	giŋ6	kiŋ3	kie8
險		xieiŋ3	xiŋ3	xiŋ3	hiŋ3	hieŋ3
鹽 <small>平聲</small>	iŋ5	ieiŋ2	iŋ2	?iŋ5	iŋ2	ie2
鹽 <small>去聲</small>	iŋ6	ieiŋ6	jiŋ5	?iŋ6	iŋ6	ie7
簷	(saŋ5)	ieiŋ2	iŋ2	(saŋ5)	(ɬaŋ5)	(ɬa5)
獵	la8 <small>韻!</small>	la8 <small>韻!</small>	la8 <small>韻!</small>	la2 <small>韻!</small>	la5 <small>韻!</small>	la8 <small>韻!</small>
接	tsie7	tsie7	tsi8	tɕie7	tɕie3	tsie7
妾	tshie7	tshie7	tshi7	tɕhie7	tɕie3	
摺	tsie7	lie7		tɕie7	tɕie3	tsie7
涉	sie8	sie8	si8	ɕie1	ɬie6	ɬie4
頁				fie2	ie3	
葉		ie8	ŋi8	fie2 <small>姓</small>	ie?8	

說明：

第一、閩北語各次方言的「鹽」都透過聲調來區別名詞與動詞兩種語義，名詞為余廉切，動詞為以贍切。然而與閩南語、閩東語不同的地方在於，閩北語「鹽」絕大多數都讀為零聲母或喉塞音聲母，而閩南、閩東都讀為 s- 聲母。

第二、「簷」，余廉切。閩北語次方言有兩種對應，一類是零聲母的 *ieiŋ2/iŋ2*，另一類是 s- 或 ɬ- 聲母的 *saŋ5*、*ɬaŋ5*、*ɬa5*。從聲母和韻母看來，兩者屬於不同音韻層次。

第三、「獵」，良涉切，今閩北語各次方言都讀為不帶介音的 *la8/2/5*，與同攝二等「蠟」的演變相同。

2. 閩北語鹽韻的第二類規則對應

閩北語鹽韻的第二類規則對應主要元音較低，首先觀察以下的同源

詞：

表三十八 閩北語鹽韻第二類規則對應同源詞表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饜	tsiaŋ3	tsiaŋ3	liaŋ3	dziaŋ3	tɕiaŋ9	tsia9
焰	iaŋ6	iaŋ6	ɟiaŋ6	ʔiaŋ6	iaŋ6	
簷	saŋ5	(ieŋ2)	(iŋ2)	saŋ5	ʎaŋ5	ʎa5
☐ _{拖鞋}	sia7	sia8	sia8	lia3	lia3	
葉 _{姓、地名}	tsia8			tɕia1 fia2	tɕia6	tsia8

說明：

第一、閩北語各次方言表示「淡而無味」都用「饜」。「饜」在閩北話中有濁化的表現，例如崇安 liaŋ3、石陂 dziaŋ3，有人也許認為這代表最早的音韻層次。³⁹ 關於弱化聲母，王福堂（2010[2004]: 135-136）認為多數閩北語中這些來自全清的帶音聲母，其實都是吳方言影響的產物，不一定歸因於閩語早期的區別。六個閩北方言中只有崇安與石陂讀為帶音聲母，其他方言都讀一般聲母，可能暗示崇安、石陂受吳語的影響較大，使得「饜」的聲母連帶弱化（帶音），其他閩北語則維持原來的不帶音的讀法。再以「遮」字為例，閩南語讀 dzia1（漳州）或 lia1（泉州），在閩東福清是 tsia1，閩北建甌也是 tsia1，原始閩語應當擬測為 ts- 而非 dz-。

第二、「焰」，以贍切，光也。閩北語各次方言中表示「光亮」的 iaŋ6 都是「焰」。

第三、閩北建甌方言中表示「穿鞋時不套入腳後跟而拖著鞋跟在地上走」的這一動作稱為 sia7，拖鞋則稱為 sia7 ai3「☐鞋」。（參看李如龍、潘渭水，1998: 63）從閩北語內部看來，表示拖鞋的 sia7、sia8、lia3 等詞與閩東語的拖鞋 liaŋ7、liep7、lia?7 是同源詞。我們推測建甌、建陽、崇安發生了 l- 讀為 s- 的變化（*hl- > s-），而石陂、

39 這是審查人提出的意見。有關原始閩北語及原始閩語弱化聲母的探討還可以參看 Handel (2003)，不過請留意 Handel (2003: 47-48) 舉出的全清弱化聲母的例證是「早」，「饜」的聲母是否能直接類推，我們持保留態度。

鎮前以及閩東各次方言都讀爲 l- (*hl- > l-)。

第四、「葉」在建甌、石陂、鎮前、迪口都讀爲 -ia 韻母。其中石陂的 tɕial 用於地名下葉, fia2 用於葉子。鎮前、迪口的 tɕia6 和 tsia8 用於姓氏。

第五、迪口方言中保存較多鹽韻讀 -ia 的同源詞,例如「粘」nia8、「染」nia3。上面提到的屋簷的「簷」讀爲 saŋ5 這類對應,我們推測早期閩北語可能是 *siaŋ5, 而後介音成分 [i] 不規則地失落了。

3. 閩北語嚴韻的規則對應

首先觀察閩北語嚴韻字的同源詞表：

表三十九 閩北語嚴韻同源詞表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嚴	ŋiŋ5	ŋieŋ2	ŋiŋ2	ŋiŋ5	ŋiŋ9	ŋie9
劍	kiŋ5	kieŋ5	kiŋ5	kiŋ5	kiŋ5	kie5
欠	khiŋ5	khieŋ5	khiŋ5	khiŋ5	khiŋ5	khie5
劫	kie7	kie7		kie7	kie3	kie7
業	ŋie8	ŋie8	ŋi8	ŋie2	ŋie5	ŋie8
脅	xiε7			xie1	hie3	

咸攝開口三等嚴韻字在閩北語各次方言中的對應相當整齊,多數方言呈現鼻音韻與開尾韻的對立,只有迪口陽聲韻與入聲韻都丟失韻尾,成爲陰聲韻。

歸納以上的討論,閩北語咸攝開口三等鹽韻和嚴韻的音韻層次如下：

表四十 原始閩北語鹽嚴兩韻的音韻層次

	鹽韻陽聲韻	鹽韻入聲韻	嚴韻陽聲韻	嚴韻入聲韻
層次 I 白話	*-ieŋ 染 襪 鉗	*-ie 接 摺		
層次 II 白話	*-iaŋ 漿 染 豔	*-ia □ _{拖鞋} 葉		
層次 III 文讀	*-ieŋ 鹽 豔	*-ie 妾 葉	*-ieŋ 嚴 劍	*-ie 劫 業

咸攝開口三等鹽韻在閩北語中有三個時間層次,兩個屬於白話層,一個屬於文讀層。在三個音韻層次中,有一個白話與文讀同形,主要元音是 [ε]。此外,鹽韻還有一個白話層,主要元音是比較低的 [a]。嚴韻則由於常用字較少,目前只有一個音韻層次。原始閩北語的鹽韻可構擬出兩套早期形式: *-ieŋ/*-ie 和 *-iaŋ/*-ia, 其中 *-ieŋ/*-ie 既是白話也是文讀。嚴

韻則只能夠擬出一套早期形式：**-ieŋ*/**-ie*。

五、咸攝開口四等字在原始閩語中的層次

(一) 咸攝開口四等字在閩南語次方言中的表現

咸攝開口四等添韻在閩南語各次方言中的規則對應有三套，不過這三套對應的分布較不均勻。請看以下同源詞表：

表四十一 閩南語添韻同源詞

	永春	泉州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添	thī1	thī1	thī1	thī1	thī1	thī1
	thiam1	thiam1	thiam1	thiam1	thiam1	thiam1
點	tiam3	tiam3	tiam3	tiam3	tiam3	tiam3
店	tūi5	tūi5	tiam5	tiam5	tiam5	tiam5
	tiam5	tiam5				
甜	tī1	tī1	tī1	tī1	tī1	tī1
拈	nī1	nī1	nī1		nī1	
念	liam6	liam5	liam6	liam6	liam6	liam6
兼	kiam1	kiam1	kiam1	kiam1	kiam1	kiam1
謙	khiam1	khiam1	khiam1	khiam1	khiam1	khiam1
嫌	hiam2	hiam2	hiam2	hiam2	hiam2	hiam2
貼	taʔ7 ^{聲!}	taʔ7 ^{聲!}	taʔ7 ^{聲!}	taʔ7 ^{聲!}	taʔ7 ^{聲!}	taʔ7 ^{聲!}
帖	thiap7	thiap7	thiap7	thiap7	thiap7	thiap7
疊	thaʔ8	thaʔ8	thaʔ8	thaʔ8	thaʔ8	thaʔ8
	thiap8	thiap8	thiap8		thiap8	thiap8
碟	tiʔ8	tiʔ8	tiʔ8	tiʔ8	tiʔ8	tiʔ8
	tiap8	tiap8	tiap8	tiap8		tiap8
筴 ^{夾筴}	gueʔ7	gueʔ7	geʔ7	ŋẽʔ7	koiʔ7	koiʔ7
俠	kiap7	kiap7	kiap7	kiap7	kiap7	kiap7
協	hiap8	hiap8	hiap8	hiap8	hiap8	hiap8

說明：

第一、「店」，都念切，咸攝開口四等添韻去聲端母字。今閩南語泉州系方言有文白異讀，文讀音為 *tiam5*，白話音為 *tūi5*。又廈門閩南語稱地名「店前」為 *tāi5 tsāi5*，這個現象顯示，泉州系閩南語的 *-ūi* 其實來自更早的 *-āi*。

- 第二、「甜」，徒兼切，咸攝開口四等添韻平聲定母字。今閩南語各次方言白話音都讀爲 tī1，聲調爲陰平而不是陽平，我們認爲這是聲調上存古的表現。泉州、汕頭、揭陽「甜」有 tiam2 的讀音，聲調讀爲陽平，屬文讀層。
- 第三、「拈」，泥兼切，咸攝開口四等添韻平聲泥母字，以指取物。今閩南語謂以手指輕輕取物爲 nī1，意義相合。聲調也與「甜」相同，不歸陽平而仍維持陰平。
- 第四、「歉」，有苦簞（添韻上聲溪母字）、苦減（咸韻上聲溪母字）和口陷（咸韻去聲溪母字）三個切語。讀爲上聲 khiam3 的可能來自口陷切，讀爲 khiam5 的來源不明，但與華語的「歉」qiàn 是相符的。我們推測這個讀音是晚近傳入的文讀音，不同方言在聲調折合上不大一致。
- 第五、「貼」，他協切，咸攝開口四等添韻入聲透母字。閩南語表示「張貼」的詞都讀爲 taʔ7，聲母今讀不送氣 t- 不符合規則對應，可能是送氣成分丟失。
- 第六、「筴」，古協切，箸筴，又古洽切。閩南語中表示「以筷子夾菜」或「夾取」的語詞讀爲 gueʔ7、ŋẽʔ7、geʔ7、koiʔ7 等，從聲調上來看，這個詞原先應當是見母，讀爲 g- 或鼻化的 ŋ- 是聲母弱化的表現。以韻母而言，ueʔ~eʔ~oiʔ 這一對應既可能是二等咸韻入聲，也可能是四等添韻入聲。
- 第七、「挾」，胡頰切，咸攝四等添韻入聲匣母字，懷也持也藏也護也。今永春、泉州方言「被夾住」讀爲 gueʔ8，漳州讀爲 ŋẽʔ8，汕頭讀爲 koiʔ8。從聲調上來看，這個詞顯然來自早期的帶音塞音聲母（*g-），今泉州系方言讀爲 g- 是局部的回頭演變（*g- > k- > g-），演變機制也是聲母的弱化。
- 第八、「俠」，胡頰切。今閩南語全部讀爲 kiap7，聲調爲陰入，聲母爲 k-，顯然是受「夾」的偏旁影響。

歸納以上的討論，閩南語咸攝四等添韻字的音韻層次如下：

表四十二 原始閩南語添韻的音韻層次

	添韻陽聲韻	添韻入聲韻
層次I白話	*-āi店	*-aiʔ貼疊筴挾
層次II白話	*-ī拈甜添	*-iʔ碟
層次III文讀	*-iam添店念兼	*-iap貼帖疊協

原始閩南語的添韻可以構擬出三個音韻層次，以下說明構擬的理由：

- 第一、添韻陽聲韻層次 I 應當構擬為 *-āi，同源詞只有「店」。參照添韻陽聲韻層次 I 陽聲韻的表現，我們將添韻層次 I 入聲韻字擬測為 *-aiʔ。以 *-aiʔ 這個早期形式出發，各閩南語顯然發生了條件變化：舌尖音字讀為 aʔ，非舌尖音字讀為 -ueʔ、-εʔ、-oiʔ。
- 第二、添韻陽聲韻層次 II 應當構擬為 *-ī，相應的層次 II 入聲則可以構擬為 *-iʔ，層次 II 入聲的同源詞只有一個「碟」。
- 第三、添韻的層次 III 是文讀音，其原始形式是 *-iam/-*iap。文讀層最主要的特徵是陽聲韻不鼻化，入聲韻也不弱化。

(二) 咸攝開口四等字在閩東語次方言中的表現

咸攝開口四等添韻在閩東語各次方言中的規則對應基本上有兩套。請看以下同源詞表：

表四十三 閩東語添韻同源詞表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添	thieŋ1	thieŋ1	them1	thieŋ1	thieŋ1	thieŋ1
點	teŋ3	teŋ3	tem3	teŋ3	teŋ3	teŋ3 tieŋ3
店	teŋ5 tieŋ5	teŋ5	tem5	teŋ5	teŋ5	teŋ5
甜	tieŋ1	tieŋ1	tem1	tieŋ1	tieŋ1	tieŋ1
拈	nieŋ1		nem1	nieŋ1	nieŋ1	nieŋ1
念	neŋ6 nieŋ6	neŋ6	nem6 nim6	neŋ6	neŋ6	neŋ6 nieŋ6
兼	kieŋ1		kem1	kieŋ1	kieŋ1	kieŋ1
謙	khieŋ1	khieŋ1	khem1	khieŋ1	khieŋ1	khieŋ1
嫌	xieŋ2	xieŋ2	xim2	hieŋ1	hieŋ1	hieŋ2
貼	theŋ7	theʔ7	thep7	theik7	theiʔ7	theʔ7

airiti
 接續上表四十三

帖	thek7	the?7	thep7	theik7	thei?7	the?7
疊	thek8		thap8	tiek8	tie?8	tie?8
蝶	tiek8	tie?8	tep8	tiek8	tie?8	tie?8
笑 <small>夾笑</small>		kia?7 <small>韻!</small>	kiep7 <small>韻!</small>			kie?7 <small>韻!</small>
協	xiek8	xie?8	xep8	hieik8	hieik8	

說明：

- 第一、從各方言的對應看來，添韻在閩東語各次方言中有兩套對應，一類是：-ieŋ/-iek (-ie?) 和 -im/-ip。另一類是 -eŋ/-ek、-eiŋ/-eik (-ei?) 和 -em/-ep。以柘榮方言而言，讀為 -eŋ/-ek 的屬於白話層韻母，讀為 -ieŋ/-iek 的屬於文讀層韻母。寧德方言「念」的白話音為 nem6，文讀音為 nim6。由此可以推測，寧德的「嫌」讀為 xim2，性質上屬於文讀層，在其他閩東語方言中對應的是 -ieŋ 韻母。
- 第二、承上，寧德添韻主要的白話音規則對應是 -em/-ep，這對韻母分布於陰平、上聲、陰去、陽去（以上 -em）以及陰入和陽入（以上 -ep）。上文我們討論寧德方言鹽韻時提到，寧德方言的鹽韻曾發生 *-im/-ip 韻母以聲調為條件分化為 -im（陽平、陰去、陽去、）/-ip（陰入）和 -em（陰平、上聲）/-em（陽入）的現象。添韻的讀音可以證明我們上述的推斷。現在把中古鹽、添兩韻同源詞分布於 -em/-ep、-im/-ip 的情況列出來：

表四十四 閩東寧德方言鹽添兩韻同源詞在 -em/-ep、-im/-ip 的分布

	陰平1	陽平2	陰上3	陰去5	陽去6	陰入7	陽入8
鹽韻	-em	-im	-em	-im	-im	-ip	-ep
添韻	-em		-em	-em	-em	-ep	-ep

根據上表，鹽、添兩韻在陰去、陽去、陰入都有對比，在陰平、陽入則合流。顯然我們必須假定鹽、添兩類韻母在早期寧德方言有區別的，而且其區別為鹽韻 *-im/*-ip 而添韻為 *-em/*-ep。反之，倘若假定 -im/-ip 和 -em/-ep 在早期寧德方言中已經是同一個類，便無法解釋為什麼陰去、陽去與陰入這些環境下存在主要元音的對

比。附帶一提，寧德方言的「嫌」xim2 和「念」nim6 似乎是例外，其實這是由於它們性質上屬於文讀層，而這個層次咸攝開口三四等不分，因此這兩個韻母都和鹽韻有相同的讀音。

歸納以上的討論，咸攝開口四等添韻在閩東語中的音韻層次如下：

表四十五 原始閩東語添韻的音韻層次

	添韻陽聲韻	添韻入聲韻
層次I白話	*-em 點店念	*-ep 貼帖
層次II白話/文讀	*-iem 拈甜店念添兼	*-iep 貼帖疊協

原始閩東語的添韻可以構擬出兩套主要的語音形式，這兩套形式顯示三種不同的音韻層次。說明如下：

第一、添韻陽聲韻層次 I 應當構擬為 *-em，各方言的同源詞至少有「點」、「店」、「念」等。至於添韻層次 I 入聲韻字，我們擬測為 *-ep，同源詞包括「貼」、「帖」、「筴」等。

第二、添韻陽聲韻層次 II 應當構擬為 *-iem，相應的層次 II 入聲則可以構擬為 *-iep。這個音韻層次的同源詞包括陽聲韻的「拈」、「甜」、「添」和入聲韻的「蝶」。

第三、我們主張 *-iem/*-iep 兼具白話與文讀兩種性質，主要的根據是閩南語的表現。原始閩南語的「拈」為 *nīl，「甜」為 *tīl，它們在閩東語各次方言也都是讀為陰平：「拈」*nieml、「甜」*tieml，對應相當嚴整。由此可知，閩東語的 *-iem/*-iep 與原始閩南語的白話音 *ī 存在規則對應。另一方面，原始閩南語添韻文讀層的 *-iam/*-iap 也與原始閩東語 *-iem/*-iep 部分同源詞存在規則對應，例如：「店」原始閩南語 *tiam5，原始閩東語 *tiem5、「兼」原始閩南語 *kiaml，原始閩東語 *kieml。基於以上的觀察，可以肯定原始閩東語的 *-iem/*-iep 是個兼有白話與文讀性質的音韻層次。

(三) 咸攝開口四等字在閩北語次方言中的表現

咸攝開口四等添韻在閩北語各次方言中可以看出兩套規則對應。請看以下同源詞表：

表四十六 閩北語添韻同源詞表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添	thiŋ1	hieŋ1	hiŋ1	thiŋ1	thiŋ1	thie1
點	taŋ3	taŋ3	taŋ3	tiŋ3	taiŋ3 teŋ6 _{韻!}	tai3
店	taŋ5	taŋ5	taŋ5	taiŋ5	taiŋ5	tai5
甜	taŋ3		laŋ5	daiŋ2	taiŋ9	tai9
拈	niŋ8	nieŋ2	ŋiaŋ1 _{韻!}			
念	naŋ6 niŋ6	ŋieŋ6	ŋiŋ6	naŋ6	laiŋ6	nai7 nie7
兼	kiŋ1	kieŋ1	kiŋ1	kiŋ1	kiŋ1	khie1
謙	khŋ1	khieŋ1	khŋ1	khŋ1		
嫌	xiŋ3	xieŋ2	xiŋ3	fiŋ2	haiŋ9 iŋ9	hie9
貼	tha7	hie7	hi7	thie7 thai7	thai3	thai7
帖	tha7	ha7	ha7	thai7	thai3	thai7 thie7
疊	tha6	ha8 ti7	ha8	thai1 die2	thai6 thai3	tha4
蝶	tie8	lie8	li8	die2	tie5	tie8
筴 _{夾菜}	kie6	xie8 ha7			kia5 _{韻!}	
挾 _{腋下夾物}	xie6	xie8	xi8	kie1		
協	xie6	xie8	xi8			hie4

說明：

第一、「點」在鎮前有 taiŋ3、teŋ6 兩讀，後者用於「點心」一詞，從音韻規則對應上看，teŋ6 這個讀音與其他閩北語方言的讀音都不相符，可能另有來源。另外，石陂的 tiŋ3 與其他閩北語次方言的 taŋ3、taiŋ3、tai3 也不是同一層次的同源詞。

第二、崇安「拈」讀為 ŋiaŋ1，與鹽韻的「饜」、「焰」等字韻母相同，而與其他閩北語的 niŋ8、nieŋ2 等不屬於同一個音韻層次。

第三、「嫌」在鎮前有 faiŋ9、iŋ9 兩讀，分別與其他方言的 -aiŋ 和 -iŋ~ieŋ 存在對應關係。

歸納以上的討論，咸攝開口四等添韻在閩北語各次方言的音韻層次

如下：

表四十七 原始閩北語添韻的音韻層次

	添韻陽聲韻	添韻入聲韻
層次I白話	*-aiŋ點店念嫌	*-ai貼帖疊
層次II白話/文讀	*-ieŋ點拈念兼	*-ie帖蝶協

原始閩北語的添韻與原始閩東語相同，也可以構擬出兩套主要的語音形式。說明如下：

第一、添韻陽聲韻層次 I 應當構擬為 *-aiŋ，各方言的同源詞至少有「點」、「店」、「念」，石陂、鎮前還有匣母的「嫌」可以構擬為 *fiain⁹。至於添韻層次 I 入聲韻字，我們擬測為 *-ai，同源詞包括「貼」、「帖」、「疊」等，這個音韻層次中沒有找到見影系同源詞。

第二、添韻陽聲韻層次 II 構擬為 *-ieŋ，相應的層次 II 入聲則構擬為 *-ie。這個音韻層次的同源詞包括陽聲韻的「拈」、「添」、「兼」、「謙」和入聲韻的「蝶」、「挾」、「協」等。其原始形式也是 *-ieŋ/*-ie。與原始閩南語及原始閩東語比較起來，基於同源詞的表現，我們認為原始閩北語的 *-ieŋ/*-ie 也是個兼有白話與文讀性質的音韻層次。

六、原始閩語中咸攝開口字的形式及音韻演變

上文我們全面地檢視了咸攝開口字在閩南、閩東和閩北的同源詞表現以及音韻層次。本節則進一步提供兩部分的說明。首先是原始閩語中咸攝開口字的音韻形式；其次則是基於原始閩語的擬音，考察其中呈現的中古韻類上的分合關係。

(一) 原始閩語中咸攝開口字的音韻形式

在上文中，我們已經根據閩語各次方言的同源詞分別擬測了三種重要次方言的咸攝開口字早期形式。根據比較方法，我們可以進一步把這三種原始閩語次方言的擬測放在一起，進行原始閩語的構擬。底下我們

的擬測主要針對原始閩語的白話層，文讀層則從略。

中古咸攝開口字在原始閩語中可以擬測出 9 套韻母：

表四十八 原始閩語咸攝開口字的擬測

	A	B	C
1	*-əm/*-əp 貪南/雜盒	*-əim/*-əip 潭含/答合	*-iəm/*-iəp 鹹站/眨夾
2	*-am/*-ap 三籃/押鴨蹋	*-aim/*-aip 銜/壓	*-iam/*-iap 襖染焰/□ _{拖鞋} 葉
3	*-am/*-ap 藍膽監/夾煤	*-aim/*-aip 點店念/貼疊筴	*-iam/*-iap 襖染鹽鉗/接摺碟

說明如下：

第一、以上的 9 套對立，是經由原始閩南語、原始閩東語和原始閩北語的同源詞交叉比對出來的。請看下表：（最後一行的數字是陽聲韻 / 入聲韻的數量）

表四十九 原始閩語與原始閩語次方言的韻母對應

原始閩語	原始閩南	原始閩東	原始閩北	同源詞例
-əim/-əip	*-am/*-a?	*-am/*-ap	*-oiŋ/*-oi	潭含/納雜
-əm/-əp			*-aŋ/*-a	貪南/答
-iəm/-iəp	*-iam/*-iap	*-em/*-ep	*-eiŋ/*-o	鹹減/眨夾
-am/-ap	*-ā/*-a?	*-am/*-ap	*-aN/*-a	三籃/塔蹋
-aim/-aip			*-aiN/*-ai	銜/壓
-iam/-iap	*-iā/*-ai?	*-iam/*-iap	*-iaŋ/*-ia	焰簷/□ _{拖鞋} 葉
-am/-ap	*-ā/*-a?	*-am/*-ap	*-aŋ/*-o	藍膽監/鴨
-aim/-aip	*-āi/*-ai?	*-em/*-ep	*-aiŋ/*-ai	點店念/狹筴
-iam/-iap	*-ī/*-i?	*-iem/*-iep	*-ieŋ/*-ie	襖添/摺貼
9/9	6/6	5/5	8/5	

根據同源詞的比較，原始閩語白話層中共可重建出 9 套原始閩語韻母形式。以陽聲韻而言，原始閩南語有 6 套對立，原始閩東語有 5 套對立，在原始閩北語有 8 套對立；入聲韻方面，原始閩南語有 6 套對立，原始閩東語有 5 套對立，只有原始閩北語中僅存 5 套對立，可見原始閩北的入聲韻與其相應的陽聲韻演在演變步調上不一致。

第二、從原始閩語的觀點來看，原始閩北語在陽聲韻上保存最多祖語在音韻上的對立，原始閩南語次之，原始閩東語則是大量合流。另外，觀察音節構造，可以知道原始閩語允許單元音 [VC] (A 欄)、響度上升複合元音 [V1V2C] (B 欄) 和響度下降複合元音 [MVC] (C 欄) 等三種不同的結構。⁴⁰ 擬測上升複合元音韻母 **-əim*/**-əip*、**-aim*/**-aip*、**aim*/*aip* 這類韻母的主要根據是原始閩北語，這一分支有相當豐富的複合元音韻母，原始閩南語則只保留一類。這裡必須指出一點，從方言的表現上來看，我們為原始閩語擬測 **əim*、**aim* 等韻母，主要證據都來自閩北語 (**oiŋ*、**eiŋ*、**aiŋ*) 以及閩南語 (**āi*)。上面看到現代閩北語允許 VVC (比方石陂潭 *thaiŋ*⁵、鹹 *geiŋ*²)，現代閩南語則有廈門店 *tāi*⁵、潮汕筴 *koi*⁷。以上的比較證據充分地顯示，原始閩語可以擬測 [VVC] 的結構，這個早期的結構或多或少地保留在現代方言中。⁴¹

第三、以上 9 套韻母形式中，有 5 套是 Norman (1981) 先前已擬測出來的，它們分別是：**-əm*/**-əp*、**-am*/**-ap*、**-am*/**-ap*、**-iam*/**-iap* 以及 **iam*/*iap*。另外，Norman 的 **-em*/**-ep*，主要用於構擬「點店念貼」等同源詞 (即表 48.B3 欄)。不過根據本文的考察，我們發現原始閩南、原始閩東和原始閩北這些同源詞的主要元音是 [ai] 這類複合性的元音，因此我們將之改擬為 **-aim*/**-aip*。

第四、相較於 Norman，我們多出了三套，分別是 **-əim*/*əip*、**-aim*/*aip* 以及 **-iəm*/**-iəp*。從比較的觀點來看，**-əim*/*əip* 和 **-aim*/*aip* 這

40 從音節分析的角度而言，我們暫時把響度上升複合元音韻母結構中的主要元音標寫為 [V1V2]。以「含」為例，建甌 *kaiŋ*³、建陽 *kaiŋ*⁹ 的主要元音是 [ai]、鎮前 *keuŋ*⁹ 是 [eu]、迪口 *kœyŋ*⁹ 是 [œy]。至於響度下降複合元音 [MVC] 如泉州「鹹」*kiam*²，則分析為介音 [i] 加上主要元音 [a]，之後帶著輔音性韻尾 [m]。

41 審查人指出，原始閩東話的 **em* 在福州話裏發展為 **-aiŋ* (陰去、陽去)，在蠻話裏一律發展為 **-āi*。這說明閩北話的 *-aiŋ* 韻並不是在原始閩語裏構擬 **-əim*、**-aim* 等韻的有力證據。對此我們的看法是：1. **em* 在福州話裏發展為 **-aiŋ* (陰去、陽去) 是受聲調影響變韻使然，屬於後起的現象，可以不論。2. 浙南蠻話 (分布在浙南泰順及蒼南的一種閩東方言) 中 **em* 一律發展為 **-āi* (主要是蒼南，泰順則多為 *-e*)。從源頭來看，浙南蠻話如果是一種閩東方言，那麼是哪一種方言遷徙到浙南就是值

兩套對應保留在原始閩北語中，在原始閩南語和原始閩東語則已經與其他韻母合併。另一方面，**-iəm/*-iəp* 則是透過原始閩南語和原始閩東語的對應而得以在原始閩語中重建，原始閩北語則與其他韻母合併。由以上的表現看來，儘管原始閩語底下可以分為三個大的分支，但原始閩南語和原始閩東語兩者之間似乎較為接近，而與原始閩北語相對疏遠。

第五、關於原始閩語 **-m/*-p* 輔音韻尾的擬測，最重要的證據來自原始閩東語（特別是閩東北片的寧德方言）。觀察上表，在嚴格遵守比較方法，且不參考外部證據（例如《切韻》）的前提下，原始閩北語只能提供 **-ŋ* 韻尾的擬測，原始閩南語只能提供鼻化韻和局部的 *-m/-p* 韻尾擬測。

第六、上表看到，原始閩語存在 **-ə*、**-ɑ*、**-a* 三種主要元音，這是從原始次方言推敲出來的。首先可以觀察到，凡原始閩語帶 **ə* 元音的同源詞，在原始閩南語絕大多數保留韻尾 **-m/*-p*，而帶 **-ɑ* 和 **-a* 元音的同源詞則發生韻尾的弱化，具體演變為鼻化韻或帶喉塞音 *-ʔ* (*< *-p*)。其次，原始閩語 **-am*、**-aim* 這些的同源詞，在閩北語迪口方言中不帶任何韻尾，使得原始閩北語中必須構擬出 **-aN*、**-aiN* 這類韻母。以上閩南語和閩北語的現象顯示，原始閩語的 **-ə*、**-ɑ*、**-a* 三個主要元音中，**-ə* 最不容易引發韻尾的鼻化或喉塞音化，而部位偏後的 **-ɑ* 則可能最早開始促使其後的輔音成分弱化：*-m* 的鼻化以及 *-p* 的喉塞音化。

第七、有了以上原始閩語的擬測，我們可以討論一個跨方言對應上看起來相對複雜的語詞：「蠶」。「蠶」，昨含切，咸攝一等覃韻從母平聲字。這個同源詞在各閩語次方言的情況如下：

得探討的問題。顏逸明（1981: 69）指出蠻話（蠻講）與福建壽寧話連成一片，語音相近。然而秋谷裕幸（2005: 1）則發現泰順發音人中，也有聽不懂壽寧話的。問題癥結在於蒼南蠻話是何時遷徙到浙南，來源地又是哪一個閩東方言。由於上述問題尚未釐清，我們不利用蒼南蠻話來論證原始閩東語以及原始閩語。另外，從原始閩語的觀點來看，原始閩東語的 **-em* 是 **iəm* 和 **aim* 兩類合併後的結果，該韻母相對也是後起的。

閩南語 蠶 tsham2 (泉州) < 原始閩南 *tsham2 < 原始閩語 *dzhəim2
 蠶 tshāi2/tshōi2 (潮汕方言) < 原始閩南 *tshāi2 < 原始閩語
 *dzhaim2

閩東語 蠶 tshem2 (寧德) < 原始閩東 *tshem2 < 原始閩語 *dzhaim2

閩北語 蠶 tshaiŋ5 (石陂) < 原始閩北 *tshoiŋ2 < 原始閩語 *dzhəim2

問題出在覃韻一等「蠶」在閩南潮汕和閩東語在演變行為上與四等添韻的層次 I*-aim 相同，而閩北語和閩南泉漳都是正常的演變。這個問題非常費解，因為文獻上沒有發現「蠶」有四等的又讀。對此我們暫時的解釋是：

- (1) 原始閩語中的「蠶」*dzhəim2 在原始閩東語中元音降低，例外地變為 *dzhaim2，然後變為原始閩東語的 *tshem2。
- (2) 原始閩語中的「蠶」*dzhəim2 在原始閩南語中多數變入 *-am，但潮汕方言發生元音低化，因而與 *-aim 有相同的演變，成為 tshāi2。

以上的跡象顯示，相對於其他讀 *əim 的詞彙，原始閩語「蠶」*dzhəim2 在演變步調上存在差異，因而在個別方言中的表現較為紛雜。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口語中另有其他等第的「蠶」流傳，然而文獻未收錄這個切語。這樣的假設不容易反駁，更不容易證明。以古語擬測的觀點著眼，我們認為應當盡量從既有的早期形式來解釋不規則的例外，而不輕易假定文獻失收。

(二) 原始閩語咸攝開口字中呈現的中古音韻對立

上一節我們透過同源詞比較，建立了原始閩語咸攝開口字的種種音韻形式。本節我們換個視角，嘗試由漢語音韻史出發，利用《切韻》的框架來觀察原始閩語中各類擬音的分布情況。首先觀察下表：

表五十 從中古框架看原始閩語咸攝開口字韻母

	原始閩南	原始閩東	原始閩北	原始閩語	同源詞例
覃I	*-am/*-aʔ	*-am/*-ap	*-oiŋ/*-oi	*-əim/*-əip	潭含/納雜
II	*-am/*-ap	*-am/*-ap	*-aŋ/*-a	*-əam/*-əp	貪涵/合
談I	*-ā/*-aʔ	*-am/*-ap	*-aN/*-a	*-am/*-ap	三籃/蹋
II	*-ā/*-aʔ	*-am/*-ap	*-aŋ/*-a	*-am/*-ap	藍膽/塔

接續上表五十

咸I	*-ā/*-a?	*-am/*-ap	*-aN/*-a	*-am/*-ap	餡/燂
II	*-iam/*-iap	*-em/*-ep	*-eiŋ/*-o	*-iəm/*-iəp	鹹減/夾眨
銜I	*-ā/*-a?	*-am/*-ap	*-aiN/*-ai	*-aim/*-aip	銜/壓
II	*-ā/*-a?	*-am/*-ap	*-aŋ/*-o	*-am/*-ap	監/鴨
鹽I	*-ī/*-i?	*-iem/*-iep	*-ieŋ/*-ie	*-iam/*-iap	穢染鹽/摺
II	*-iā/*-ai?	*-iam/*-iap	*-iaŋ/*-ia	*-iam/*-iap	饗焰簷/葉
添I	*-āi/*-ai?	*-aim/*-aip	*-aiŋ/*-ai	*-aim/*-aip	點店念/貼
II	*-ī/*-i?	*-iem/*-iep	*-ieŋ/*-ie	*-iam/*-iap	拈甜添/碟

根據上表，可以發現原始閩語中保存了不少早期漢語文獻（例如《切韻》、《顏氏家訓》及中古南方江東方言）中提到的音韻區別。以下討論三項重要的音韻對立：一等覃談有別、三四等鹽添有別以及二等洽狎有別。

1. 原始閩語中的覃談有別

關於漢語中咸攝開口一等覃談兩韻的分合課題，前此已經有王洪君（1999、2004）、秋谷裕幸（1999）、吳瑞文（2004）等提出相當全面的觀察。歸納之前的研究，可以知道能夠區別覃談兩韻的方言主要是閩語和吳語，而其他多數漢語方言都不區分這兩個韻。同時，就可以區分覃談兩韻而言，閩語和吳語也有若干差異。例如吳語覃談兩韻的區別主要見於端系、精系和來母等非舌根音聲母之後，而在見系聲母後混讀。閩語的覃談有別則沒有聲母分布上的限制。

觀察上表四十八，可以發現覃談的區別在原始閩語中是主要元音的差異。從 Norman（1981）早先的擬測中，已經顯示原始閩語覃韻同源詞的主要元音為 *-ə。本文進一步發現中古覃韻在原始閩語中為有單元音 *-ə 或複合元音 *-ai 兩層，而談韻主要元音則是 *-ɑ 或 *-a。從演變上來看，原始閩南語將早期 -əi : -ɑ 和 -ə : -a 元音音色之別，重估（reinterpretation）為不鼻化 *-am 與鼻化 *-ā 的區別。⁴² 另外，「覃談有別」在原始閩北語也有層次差異，層次 I 為主要元音 *-oiŋ : -aN 的差異，層次 II 則已經無法區別覃談兩韻。

2. 原始閩語中的鹽添有別

中古有別的三四等韻，在現代方言中往往合併為一類，例如華語

42 根據何大安（1987: 61），重估（reinterpretation）的定義是：就一個語言內部來講，

祭 tɕi5 : 濟 tɕi5、仙 ɕian1 : 先 ɕian1、消 ɕiaul : 蕭 ɕiaul、尖 tɕian1 : 添 thian1。之前的學者如金有景 (1964、1982)、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齋、趙日新 (2000) 等都指出, 若干浙南地區的吳語能夠區別山咸兩攝的三四等韻。具體如下: (湯溪、建德、青田根據金有景 1982, 慶元根據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齋、趙日新 2000)

表五十一 浙南吳語咸攝三四等的區別

	湯溪	建德	青田	慶元
咸三鹽	-ie	-ie	-ie	-iẽ/-ie?
咸四添	-iã	-ie	-ia	-iã/-ia?

由此可知, 浙南吳語中咸攝開口三四等的區別是元音高低的差異, 普遍的情況是三等元音較高, 四等元音較低。⁴³

原始閩語中的情況則比較複雜。根據上表五十, 以咸攝鹽添兩韻而言, 分別都有兩個顯著的音韻層次, 問題在於如何確定兩韻不同音韻層次的對應。關於層次判斷的方式, 還有一點需要強調。那就是透過同源詞及《切韻》框架所發現的層次, 在課題上固然歸屬於語音或音韻的範疇, 然而在判斷音韻層次的時候, 應當充分而妥善地運用音韻、詞彙及語法等語言學不同的部門, 才可望獲致全面的理解。

以咸攝三等鹽韻而言, 我們認為原始閩語中的 *-iam/*-iap 早於 *-iam/*-iap, 理由包括:

第一、*-iam 的同源詞中包括「鹽」, 原始閩語的擬測是

有時候成分間的某種關係, 在前後兩個時期內仍然保持不變, 但是詮釋的方式變了。也就是對立仍然存在, 但對立的性質轉變。更多漢語方言音韻上「重估」的例證可參看何大安 (1987: 61-63)。

43 秋谷裕幸 (2001: 63) 曾經探討吳語處衢片咸攝三四等的表現, 認為現代吳語中咸攝三四等的分別早期應該是: *-iẽ/*-ie?, 四等應當是 *-æ/*-æ?。其中四等後來演變出介音 -i-, 形成慶元 -iã/-ia? 這類讀音。從比較上來看, 多數方言都有 -i-, 且都能區別咸山三四等, 無法排除 *-i- 在 æ 元音前先丟失的可能。這個問題應當在原始吳語的擬測來解決。另外, 鄭張尚芳 (2013[2002]: 193-195) 曾探討 *e > ie > ie > ia 這類變化, 並用來解釋一等讀細音 (如諸暨「開」khiel) 的現象。同時, 鄭張尚芳也認為四等韻讀為洪音是來自 *e 元音, 演變過程是 *e > ai (例如閩語建甌「雞」kai); 在吳語中, 出現在四等的 *e 則走了 *e > ia。依照上文, *e 有時分裂為 -ia, 有時分裂為 -ai, 不大容易看出條理。

*ziam2~*ziam6。中古以母字只出現在三等，擬測為 *ʔj-，基本上是零聲母。（董同龢 1993: 153）然而在原始閩語以母的「鹽」卻反映為 *z-，這顯示原始閩語的 *ziam2~*ziam6 早於《切韻》階段。另外，「鹽」利用聲調別義來區別詞義的「鹽」，也可證明這對語詞是很早時期存留在閩語中的痕跡。原始閩北語也存在聲調別義的「鹽」，語音形式為：*ien2/5：*ien5/6/7，值得注意的是聲母讀為零聲母，這個線索顯示這對詞並非直接來自原始閩語的 *ziam2：*ziam6，而是從其他方言移借而來。就地緣關係來思考，原始閩北語「鹽」讀為零聲母的名動兩讀，最有可能的來源是從鄰近的浙南吳語借入的。例如浙南吳語處衢片方言常山：鹽 iē2（名詞）/iē5（醃，動詞，聲調讀陰去是例外）、玉山：鹽 iē2（名詞）/iē6（醃，動詞）、龍游：鹽 ie2（名詞）/ie6（醃，動詞）、遂昌：鹽 iē2（名詞）/iē6（醃，動詞）、雲和：鹽 ie2（名詞）/ie6（醃，動詞）、慶元：鹽 iē2（名詞）、iē6（醃，動詞）。（參看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齋、趙日新 2000）換句話說，原始閩北語「鹽」與原始閩南語和原始閩東語「鹽」，儘管同樣具備四聲別義構詞法的痕跡，但深究其音韻形式，性質上存在固有與外來之別，並非都承繼原始閩語而來。這個個案顯示，判斷音韻層次先後時，在音韻對當與構詞手段的取舍上，音韻規則對應仍具備優先性。在存在相同構詞法的前提下，音韻對應可以進一步協助我們釐清同一構詞法的不同來源。

第二、*-iam 的同源詞有子冉切「饜」這個詞，釋義為「食薄味也」，也就是淡而無味。從詞彙觀點而言，閩語用「饜」而其他漢語方言用「淡」，是相當顯著的差別。不過考察漢語詞彙的表現，可以知道漢語典籍中指涉味覺「淡而無味」的詞主要是「淡」而不是「饜」。例如：

- (1) 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荀子》〈正名〉）
- (2) 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呂氏春秋》〈審應覽第六·應言〉）
- (3) 狄牙之調味也，酸則沃之以水，淡則加之以鹹，水火相變易，故膳

無鹹淡之失也。（《論衡校釋》〈第十四卷譴告第四十二〉）

(4) 豬肉鮓法：好肥豬肉作醬，鹽令鹹淡適口。（《齊民要術》〈卷九炙法第八十〉）

上面的資料顯示，先秦到兩漢以降，表示無味或與「鹹」對舉時，都用「淡」。另一方面，「淡」見於《說文》水部，「饜」則未收錄於《說文》。再者，考察《篆隸萬象名義》中的原本玉篇資料，該書則已收錄「饜」，子冉切，薄味。由此可知，薄味的「饜」（或「饜」）可能是直到南北朝才有方塊字可寫，並收入字書中。根據以上的線索，表示「食薄味」的「饜」是後起字，其音切最初的出處可能正是南朝梁顧野王編輯的原本《玉篇》。這種種跡象顯示，原始閩語中「饜」*tsiam3 應當屬於六朝層次而不是更早。關鍵在於，儘管閩語存在若干可以區別於其他方言的常用詞，但這類語詞不一定就來自最古老的層次。理由是不能排除在原始閩語中發生了詞彙的取代，例如後起的「饜」取代早先的「淡」。另一方面，鹽韻的「鹽」字在閩南永春是 sī2 和 sī6，在閩東福清是 sien2 和 sien5，這說明原始閩語中保留上古時期「聲調別義」音韻交替，它們的韻母都來自 *-iam。一個合理的推測是，倘若「饜」也有屬於這個音韻層次的形式，依照演變規則在閩南系的方言應當讀為 tsī3，在閩東系的方言應當讀為 tsien3，然而並無相同語義的詞可以支持。總之，詞彙及語音兩方面的線索，都顯示 *-iam 是較晚的音韻形式。

基於以上的討論，我們認為咸攝開口三等鹽韻在原始閩語中的兩個形式 *-iam/*-iap 以及 *-iam/*-iap，前者時代較早，後者相對較晚。

至於咸攝開口四等添韻，在原始閩語中有 *-aim/*-aip 和 *-iam/*-iap 兩種形式，其中 *-aim/*-aip 有跨越中古等第差異的現象，例如：二等「狹」（狹窄）與四等「筴」（挾菜、夾住）讀為相同的韻母：

表五十二 閩語次方言中二四等同韻母的表現

	永春	汕頭	寧德	福清	建甌	建陽
狹	ueʔ8	oiʔ8	ɛp8	eʔ8		xa7
筴 <small>挾菜</small>	gueʔ7	koiʔ7	kep7 <small>夾住</small>	keʔ7	(kiɛ6)	(xa7)

這個現象顯示 *-aim/*-aip 這類韻母在時間上早於中古《切韻》時期，

屬於較早的時間層次。由此我們判斷原始閩語中另一個白話音 *-iam/*-iap 是相應於六朝的層次。

歸納以上的討論，我們認為原始閩語中呈現出來的《切韻》鹽添兩韻的對比有兩類，分別如下：

	六朝時期	六朝之前
咸攝開口三等鹽韻	*-iam/*-iap	*-iam/*-iap
咸攝開口四等添韻	*-iam/*-iap	*-aim/*-aip

換言之，原始閩語中相應於中古《切韻》咸攝三四等韻的區別並非介音有無的區別，而是主要元音的不同。

3. 原始閩語中的洽狎有別

關於六朝時期的咸攝二等重韻之別，當時文獻《顏氏家訓》〈音辭篇〉中有以下的描述：

北人以庶為戍，以如為儒，以紫為姊，以洽為狎。如此之例，兩失甚多。

對於「以洽為狎」一句，周祖謨的注釋說：「又洽狎同為匣母字，切韻分為兩韻，北人讀洽為狎，是洽狎不分也」（周祖謨 1966: 413）。另外，周祖謨（1966: 345-346）分析萬象名義中原本《玉篇》的音系，也發現原本《玉篇》確實區分咸攝開口二等咸洽和銜狎兩韻。換言之，洽狎之別是當時南朝江東方言不同於北方方言的重要音韻特徵。

依照本文的層次分析，我們發現原始閩語中存在一個「洽狎有別」的音韻層次，這一層次相當有系統地保留在原始閩南語和原始閩東語中，原始閩北語則在咸韻詞彙上保有若干特徵。請看下表：

表五十三 原始閩語及其下位方言中的洽狎之別

	原始閩南語	原始閩東語	原始閩北語	原始閩語
咸開二咸 鹹	*kiam2	*kem2	*keiŋ2	*giəm2
洽 夾	*kiap7	*kiep7		*kiəp7
洽 眨	*tiap7	*thiep7		*tiəp7
咸開二銜 監	*kā1	*kam1	*kaŋ1	*kam1
狎 甲	*kaʔ7	*kap7		*kap7

從原始閩語 *-iam/*-iap 的角度來看，凡主要元音是央元音的，在原始閩

南語中總是不發生鼻化而保持為固有的雙唇輔音韻尾；在原始閩東語中，原先的複合元音結構在鼻音韻尾後簡化為單元音，而在入聲韻尾保留複合元音。值得注意的是，就其歷史來源而言，原始閩語 **-iəm/*-iəp* 韻母的同源詞，完全來自中古咸韻二等，不雜二等重韻銜韻以及咸攝其他韻目的字，顯然是洽狎（咸銜）有別中洽（咸）韻獨立的表現。

宋兆祥、王南冰（2014）曾經系統地探討吳閩方言的入聲二等重韻的表現，其中也論及洽狎之別。根據他們的看法，閩語（主要是閩南以及閩東，不包括閩北）中的洽狎兩韻有三個層次：文讀層都是 *-ap*，白話層則有兩類，一類是洽狎不分都讀為 *-aʔ*，一類是洽狎有別：洽讀為 **-ep*，狎讀為 *-aʔ*，此時四等帖韻韻母也是 **-ep*。以上關於洽狎的層次分析，與本文一部分相當類似。至於這些音韻層次的來源，宋兆祥、王南冰（2014: 130）認為閩語中的洽狎有別來自北方中原東部的青徐地區，而非南方江東。這個結論與本文的看法不同，應當有所說明。

首先，從來源上說，宋兆祥、王南冰（2014）之所以主張閩語中的洽狎有別（**ep* : **aʔ*）來自北方中原東部的青徐地區。主要根據是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韻目小注中呂靜《韻集》揭露的資訊：1. 洽與狎別（二等重韻有別）；2. 洽葉貼同（二三四等均同）。依照上面的訊息，如果閩語中的洽狎有別確實來自呂靜所本的古青徐地區漢語，則這個層次應當同時兼有二三四等同形的表現。然而這一現象目前只在閩東北片的霞浦和寧德保存，因此不免啓人疑竇。具體地說，宋兆祥、王南冰（2014: 131）認為現代霞浦方言二四等洽帖韻字（狹貼）和三等葉韻（捷葉頁交接）都讀為 *-eiʔ* 韻母，乃是保留呂靜《韻集》洽葉貼同（二三四等均同）的特徵。值得注意的是，霞浦 *-eiʔ* 韻母在閩東福清方言分別對應二四等洽帖韻字（*-eʔ*）以及三等葉韻（*-ieʔ*）。何以原先二三四等同形的韻母 *-eiʔ* 忽然得以區分為二四等 *-eʔ* 及三等 *-ieʔ*？在解釋語音分化上相當困難。

其次，顏之推說南人洽狎有別，而顧野王《玉篇》中的反切區分洽狎（並且也區分咸銜），證據相當具體。從比較閩語也看到洽狎與咸銜之別，這是實際的語言事實。因此我們主張閩語中的咸攝二等重韻之別來自南方江東方言。以上是正面的理由。反面的理由是，關於呂靜《韻集》的性質，周祖謨（1966: 454-455）曾經有過討論，他指出王仁昫韻目所

注五家韻書中《韻集》最難理解，是否就是晉代的《韻集》，很可懷疑。宋兆祥、王南冰（2014: 130）指出侯景之亂帶來早期青徐地方的移民，也帶來洽狎有別（*ep: *aʔ）。我們的看法則是，歷史上移民的遷徙固然值得參考，探討音類分合時仍應以語言證據為主。關鍵是語言證據（文獻及方言）本身是否可靠，內涵是否具體，凡此均大大地影響論證效力。

整體而言，關於咸攝二等重韻的分析，本文與宋兆祥、王南冰（2014）的不同包括以下方面：1. 他們專門觀察二等入聲韻重韻，本文則同時觀察二等陽聲韻重韻。2. 他們的材料主要是閩南語和閩東語，本文的材料則還包括閩北語。從分析的結果來看，他們並未辨認出原始閩南語中「站鹹 *-iam/ 眨夾 *-iap」這個音韻層次。總的來說，乃是方法不同、觀點有異及材料多寡使然。

上述推論，還可以利用漢語音韻史加以印證。丁邦新（Ting 1975）曾根據魏晉時期文人詩文押韻的具體情況，對魏晉乃至於隋初《切韻》的音系演變有過詳細的描寫。底下根據丁文的資料，觀察上古、兩漢乃至於《切韻》時期咸攝咸銜兩韻的發展：

表五十四 咸洽、銜狎兩類從上古到切韻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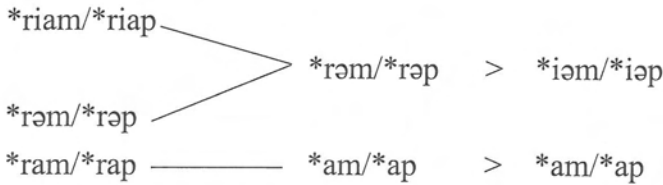
上古	西漢	東漢	魏晉	南北朝	切韻	例字
rəm	rəm	rəm	rəm	æm	咸ǎm	咸
riam	riam	riam	riam	æm	咸ǎm	斬陷
rəp	rəp	rəp	rəp	æp	洽ǎp	洽
riap	riap	riap	riap	æp	洽ǎp	夾插
ram	ram	ram	ram	am	銜am	銜檻
rap	rap	rap	rap	ap	狎ap	甲

根據上表，可以知道中古咸、洽韻有兩個來源，分別是談部和侵部，至於銜、狎韻則完全來自談部。有關中古洽韻的發展過程，何大安（1981: 86）有過相當詳盡的說明：

洽韻字上古有兩個來源：「夾狹插」來自葉部，具 ia 複元音；「洽」來自緝部，具 ə 元音。從西漢開始，洽韻字就不見於詩韻，是不是合流，以及甚麼時候合流，都不得而知。……「洽」類字和「夾」類字在入南北朝之前已經不分了。

換言之，*riap（夾插）和 *rəp（洽）歸併為一類的時間，最晚是在進入南北朝之前。上述何文對洽狎演變的觀察，我們認為可以一體適用於 *rəm（斬陷）和 *riam（咸）兩類。

從原始閩語咸洽韻的形式 *-iəm/*-iəp 來看，我們推測它們從魏晉之後演變到原始閩語的過程是：



來自上古咸部複合元音 [ia] 和談部 [ə] 的二等字，在魏晉之後合併，合併的方向是 *ia > ə。由此可知 *-r- 介音在其中發揮的作用有兩方面，一方面是使複合元音第一個成分 -i- 消失，另一方面則是使主要元音 [a] 央化為 [ə]。之後，原先的 -r- 介音弱化為元音性的 -i-，進而演變為原始閩語的 *-iəm/*-iəp。相形之下，來自談部的二等韻（即《切韻》的銜狎韻），原先上古的二等 -r- 介音直接丟失，在原始閩語中沒有留下痕跡。

根據本文的分析，原始閩語咸韻的兩個層次是 *-am 和 *-iəm，銜韻的兩個層次是 *-aim 和 *-am。從對應上來看，咸銜兩韻的兩個層次都有區別：層次 I 的對立是咸 *-am：銜 *-aim，層次 II 則是咸 *-iəm：銜 *-am。從上古音的觀點來看，咸韻來自侵部，銜韻來自上古談部，中古的咸銜之別，在上古是侵談之別。進一步的問題是，如何認定兩個韻母共四個層次，彼此之間孰早孰晚。⁴⁴ 對此，漢語音韻史的研究可以提供若干思考方向：第一、何大安（2009[2006]: 236）指出，古漢語的介音成分在閩語之中作用甚微。相較之下，書面漢語由上古到中古這一階段，介音成分的作用非常活躍，往往是啟動變化的關鍵。上面已經看到，原始閩語咸攝層次 II 是 *-iəm，正是來自介音相當活躍的六朝。第二、綜觀咸攝的擬測，不難發現複合元音韻母 *-əim、*-aim 都出現在層次 I，其中 *-aim 是二四等合流的形式。依照李方桂（1980）的上古音系統，上古二等有 *-r- 介音，四等則是複合元音 *-iə-、*-ia-。閩語的二四等合流顯示 *-r-

44 審查人指出，咸攝二等重韻的對立，雖然與六朝江東方言相符，但六朝江東方言的

和複合元音第一個成分 *-i- 都丟失了，正是介音成分微弱的具體表現。第三、時代相近的音韻層次，其韻母結構可預期會有類似的表現。原始閩語中帶複合元音的 *-əim 和 *-aim 都屬於層次 I，我們可以推測銜韻的 *-aim 也來自同一個時代。

七、辨別音韻層次的方法探討——咸攝一二等的個案

本節討論一個辨別音韻層次時的方法論問題。何大安（2000[2009]: 177-178）指出，關於辨認音韻層次的方式，至少有兩種，一是同一個詞的異讀，另一是系統的不一致。以「喉、猴、候」為例，這三個匣母字只有聲調有別，聲母及韻母（中古侯韻系，上古侯部一等）都相同，但是在現今的閩南語中分別念成「au2 喉、kau2 猴、hou6 候」。這三個詞的聲母，顯示了這一組詞的三種層次。這種判斷的依據，是現有的古音知識，包括傳統韻書所提供的分類線索在內。

上文已經看到，咸攝韻母在閩語各次方言中，或多或少存在「異層同形」的情況。遇到上述情況時，我們採取的方式是觀察聲母異讀（也就是系統上的不一致），尤其仰賴匣母的表現。

現在以閩南的咸攝覃陽 / 入、咸陽 / 入和閩北的咸攝覃陽 / 入、咸陽 / 入為例，進行比較仔細的觀察：

表五十五 匣母在閩南及閩北咸攝一二等韻母的表現

	閩南	閩南	閩北	閩北	閩南	閩南	閩北	閩北
	覃陽	覃入	覃陽	覃入	咸陽	咸入	咸陽	銜陽
I	k-含	h-合	k-含		ø-餡	ø-匣	ø-餡	g-銜
II	ø-涵				k-鹹		k-鹹	ø-銜
III	h-含	h-合		x-合	h-咸		h-陷	x-銜

細察上表，馬上會看到幾個值得深究之處：

首先，某些匣母字（含、涵）在閩南語覃韻陽聲有 k-/ø-/h- 三讀，分

區別繼承 自上古不同韻部來源，何以證明並非更早的層次？本文分析所得的咸攝二等重韻四個層次既然都有區別，那麼問題便不會落在江東方言咸攝二等重韻的來源，而是原始閩語中哪一個層次來自上古，哪一個層次來自江東。

別對應 I / II / III 三個不同的音韻層次。同樣的，閩北語銜韻陽聲（銜）也有 g-/ø-/x- 三讀，呈現相同的層次對應關係。相對地，某些匣母字（餽、鹹、咸）在閩南語及閩北語的咸韻陽聲的對應是 ø-/k-/h-。與上面的對應不同：零聲母（餽）的同源詞對應第 I 層，而舌根音聲母（鹹）對應第 II 層。

其次，讀為 h- 的匣母字我們多數分析為文讀音。然而，閩南語及各閩語次方言也不乏搭配白話韻母的表現。例如閩南語的「合」haʔ8，韻母帶有喉塞音，必然是白讀層，但卻讀為 h-。

上面兩個問題，攸關我們對咸攝開口一、二等字音韻層次的判斷。更重要的是，這似乎顯示我們沒有貫徹「相同音韻特徵同源詞應當分布在相同音韻層次」這一方法論預設。對匣母字層次分布上的不一致，應當有所說明。

利用聲母異讀（這裡是匣母）的線索來辨認方言的音韻層次，最為理想的情況是：具備 A 特徵的聲母全部歸於甲層次；具備 B 特徵的聲母全部歸於乙層次。然而，實際分析語料時往往未必如此，更常見的是不同特徵在不同層次之間彼此交錯。針對閩南語中「au2 喉、kau2 猴、hou6 候」的匣母層次及其引發的議題，楊秀芳（1993[2007]: 96-97）曾有過相當深刻的論述：

……我們也許得考慮它們（「au2 喉、kau2 猴、hou6 候」）來自三個語言層：一個是匣母讀 k- 的層，另外是匣母讀 ø-、匣母讀 h- 的層。這三個層在韻母上有同樣的表現，都把侯部一等字讀為 -au。……事實上，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思考，匣母讀 k- 的特色是否也跨越一個以上的語言層？匣母讀 ø-、匣母讀 h- 亦然。換句話說，上文分析出的三層，是否分別可再細分？能否再予細分，要看該層中是否有相同來源而韻母讀法不同的現象。……然而，其他韻類匣母讀 k- 者，和「猴厚」讀 k- 者，從聲母角度看，雖同屬一層，但卻不一定和「猴厚」為同一小層，因為我們無法證明匣母讀 k- 的持續時間和各種韻母的生命是否同樣長久。

以上這段文字至少有兩個地方值得注意：(1) 匣母有 k-、ø-、h- 等三種讀

法，每一種讀法都可能跨越一個以上的語言層，不唯 h- 如此。⁴⁵(2) 同一個韻類內部匣母今讀均為 k-，可能來自同一層。但倘若是不同的韻類，由於韻母條件不同，我們便無從證明不同韻類的 k- 是否均可以視為同層。

這兩點對匣母讀音分布的理解相當具有啟發性。第一、在咸攝中匣母字可讀 k-、ø-、h-，它們均跨越一個以上的語言層。例如 k- 和 ø- 跨越兩個語言層，也就是層次 I 和 II，主要分布在白話層；匣母的 h- 則是跨越了三個語言次，分布及於白話層（閩南語合 ha²⁸）與文讀層（閩南語 hap⁸）。第二、不同韻類中的匣母即便讀為同形（或 k- 或 ø- 或 h-），也不必然就同屬一層。尤其原始閩語本身就吸收了多個不同時期的層次而形成，某種音韻特徵在個別同源詞上有跨越層次的表現，其實並不令人意外。總而言之，利用聲母異讀來區辨「異層同形」音韻層次仍不失為有效的方式，關鍵在我們應從實際操作中體會到「異層同形」不僅普遍見於韻母的層次分析，聲母也存在類似情況。

另外，我們還必須釐清一點。那就是聲母異讀（在這裡是指匣母）並非我們進行咸攝韻母層次分析的「唯一」根據。請留意本文的焦點乃是韻母，主要從同源詞比較來觀察某類韻母是否構成可靠的規則對應，匣母異讀一般用來判斷「異層同形」的音韻層次。

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閩語中匣母讀塞音和零聲母的表現也有可能保存了上古音當中不同聲母的區別。⁴⁶ 關於漢語音韻史上匣母的擬測，已經有很多學者都發表過看法，可參看丁邦新（1983[2008]、1999[2008]）的回顧。是否可以根據閩語的表現來向上構擬上古音聲母的區別，這超出本文範圍，應另文討論。⁴⁷

關於韻母層次的對應，何大安（2009[2000]: 180）已經以閩南語為

45 審查人提到，匣母讀為 h- 的表現並不一定是文讀。比如匣母「橫」、「還」、「蟹」的聲母在閩語中一般是 h-。這個觀點與楊秀芳（1993[2007]: 97）所說類似，可以參看。

46 這個問題是審查人提出來的。

47 丁邦新（1980[2008]、1983[2008]、1999[2008]）一系列的文章曾從古閩語的角度來檢討李方桂上古音系統中群、匣、喻三的擬測。丁邦新（1999[2008]）的主張是：上古音存在 *g-、*gw-、*ɣ-、*ɣw- 的對立，也就是多了 *ɣ-、*ɣw-。擬測 *ɣ-、*ɣw- 的理由為閩語中讀為零聲母（如紅喉旱）的匣母字，讀者可以參看。

例，說明不同韻類的層次對應，在取捨上存在任意性。⁴⁸以本文探討的現象而言，也存在其他分析的可能性。在方法論上，本文進行層次分析的工作假設是從音韻系統整齊平衡性的觀點，把陽聲韻與入聲韻搭配起來。基本原因乃是語言本身具有結構上的表現，並且已經有學者（如楊秀芳 2000: 113-117、楊秀芳 2014: 34-37）利用對陽聲入聲系統性的整齊平衡性進行過深入的討論，說明這個工作假設具備合理性。

不過在操作上也應當留意到，陽聲（-m/-n/-ŋ）與入聲（-p/-t/-k）固然整齊，但終究是對立的音位，因此對主要元音發生的影響有可能平行，但不必然平行。必須設想，閩語（尤其是閩南語）中由於塞音尾喉塞化跟鼻音尾合併或鼻化的演變，陽入的平行完全有可能被打破。我們絕對承認這類情況存在，不過這個問題可以從方言比較來獲得解決。以本文討論的咸攝四等添韻為例，咸攝四等添韻及入聲帖韻在泉州閩南語中的對立是：-āi（/-ūi）與帖韻 -ueʔ，很顯然韻母結構並不平行。但若進一步參考潮汕系 -oiʔ 的同源詞證據，便清楚顯示漳泉閩南語 -ueʔ 與潮汕 -oiʔ 應當同屬一層。從而我們可以放心地把漳泉陽入結構迥異的 -āi/-ueʔ 視為相應的陽聲與入聲。總而言之，關於跨韻類層次對應（例如陽入），我們並不認為系統上的平行變化可以解釋所有現象；然而在操作上，我們仍盡量採取平行變化的觀點來說明，理由是語言結構本身固有的整齊平衡性。

八、結 論

本文透過嚴謹的比較方法，探討原始閩語中咸攝開口字這類同源詞的音韻表現，藉由原始閩南、原始閩東和原始閩北向上擬測原始閩語。

48 審查人指出，本文的標準似乎是各自確定相對順序然後一一對當，如果數目不同則數目少的需要進一步分出層次。理論上來說，還有更複雜的可能，就是兩者各自有層次合併，造成層次的錯層對應，比如陽聲韻有 A、B=C、D 三個層次，入聲韻有 A=B、C=D 兩個層次，這時候任何一一對應的情況是不存在的。我們不否認以上的可能性，不過這類錯層對應可以從同源詞探求以及跨方言層次比較來解決，參看本文第六節的討論。

本文獲致的結論如下：

首先，在 Norman (1981) 的基礎上，本文發現咸攝開口字在原始閩語中有以下 9 套音韻形式：

-əm/-əp	*-əim/*-əip	*-iəm/*-iəp
-am/-ap	*-aim/*-aip	*-iam/*-iap
-am/-ap	*-aim/*-aip	*-iam/*-iap

以上有 5 套同意 Norman 既有的成果，1 套 (*-aim/*-aip) 是修改 Norman 原先的 *-em/*-ep。新增的 3 套 (*-əim/*-əip、*-aim/*-aip、*-iəm/*-iəp) 則是本文所提出的。相較於 Norman 的系統，本文因為增加比較的方言數量並擴充同源詞的數量，從而獲得了不同的認識：首先，我們為原始閩語擬測出更多帶 *-m/*-p 尾的韻母。其次，我們瞭解到原始閩語中不但有 [VC] 和 [MVC] 結構的韻母，也有 [V1V2C] 這類複雜元音結構的韻母。

其次，完成原始閩語的擬測之後，我們還可以利用《切韻》所提供的音韻框架來進一步觀察閩語中可能存在的音韻層次，並利用漢語音韻史及詞彙進一步給不同音韻層次進行斷代，從而說明各個音韻層次與不同歷史時期漢語的關係。本文觀察一等覃談、三四等鹽添和二等咸銜，獲得的發現是：

1. 原始閩語的咸攝開口字有兩個明顯的時間層次。其中至少有一個層次保留六朝時期覃韻與談韻的區別：覃韻為 *-əm/*-əp，而談韻為 *-am/*-ap。

2. 原始閩語中，咸攝開口三等字有兩個白話層，兩個層次都保留了三等介音 *-j-，其中屬於六朝時期的音韻層次存在咸攝開口三四等鹽添兩韻之分：鹽韻為 *-iam/*-iap 而添韻為 *-iam/*-iap。

3. 原始閩語中存在咸攝二等重韻咸（洽）銜（狎）之別，咸（洽）韻讀為 *-iəm/*-iəp，而銜（狎）韻讀為 *-am/*-ap。其中咸洽韻的 *-iəm/*-iəp 帶有介音 -i-，是上古 -r- 介音弱化之後的痕跡。《顏氏家訓》〈音辭篇〉中提到的「北人以洽為狎」顯示當時南方洽狎有別。本文的研究顯示，原始閩語中來自六朝的音韻層次可以區分洽狎（咸銜）兩韻，這個音韻區別本身證明這個六朝層次乃是導源於南方的江東方言。

另一個可以追問的是，我們擬測出來的韻母在原始閩語中佔怎麼樣

的位置？分布是否妥當？這是評估原始語擬測是否適當的指標之一。⁴⁹ 必須承認，要以一篇論文的篇幅來完整呈現整個原始閩語韻母的架構迥非易事，同時超出本文的範圍。我們知道，Norman 的原始閩語韻母擬測本身是一個相對宏觀的體系，其中的同源詞為舉例性質。我們的工作建立在這個基礎上，致力於透過跨方言比較來找出可靠的同源詞（本字），從而建立合理而可靠的對應，同時藉由漢語音韻史來觀察具體韻類，以求在細節上進行妥善的分析與處理。這個工作的具體成果，勢必對既有的體系提出修改。這個課題我們已積累不少，將來預計提出我們自己的整體擬測，在本文中只能呈現局部修訂。

最後要強調，本文對咸攝字的擬測及修改僅是現階段的結論，其他相關韻攝的研究、閩語方言新語料的問世以及其他原始方言系統的擬測，都是未來進一步檢討及改進的重要依據。

引用書目

- 丁邦新 2008 〈從閩語論上古音的 *g-〉，收入氏著《中國語言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頁 26-30。原刊於《漢學研究》1.1(1983.6): 1-8。
- 丁邦新 2008 〈上古音聲母 *g 和 *ɣ 在閩語中的演變〉，收入氏著《中國語言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頁 31-42。原刊於 *Journal of Linguistics, Monograph No. 14*: 247-261, 1999。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1981 《方言調查字表（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
- (日)中嶋幹起 1979 《福建漢語方言基礎彙集》。東京：東京外国語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 王士元 2002 〈競爭性演變是殘留的原因〉，頁 88-115。石鋒，廖蓉榮譯，收入於《王士元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原作為英文 "Competing sound changes as a cause if residue."，刊於 *Language* 45(1969): 9-25。
- 王洪君 1999 〈從開口一等重韻的現代反映形式看漢語方言的歷史關係〉，《語言研究》1999.1: 61-75。
- 王洪君 2004 〈也談古吳方言覃談寒桓四韻的關係〉，《中國語文》2004.4: 358-

49 這是審查人提出來的問題。

- 王福堂 2010 〈原始閩語中的清弱化聲母和相關的「第九調」〉，頁 123-136，收入氏著《漢語方言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原刊於《中國語文》2004.2: 135-144。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2003 《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重排本）》，北京：語文出版社。
- 永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2 《永泰縣志》，北京：新華出版社。
- 何大安 1981 《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何大安 1987 《規律與方向—變遷中的音韻結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90，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何大安 2009 〈語言史研究中的層次問題〉，頁 175-184，收入氏著《漢語方言與音韻論文集》，作者自印，文盛彩藝印刷。原刊於《漢學研究》第 18 卷特刊 2000: 261-271。
- 何大安 2009 〈從上古到中古音韻演變的大要〉，頁 229-237，收入氏著《漢語方言與音韻論文集》，作者自印，文盛彩藝印刷。原刊於《中國語言學集刊》1(2006): 33-41。
- 吳瑞文 2002 〈論閩方言四等韻的三個層次〉，《語言暨語言學》3.1:133-162。
- 吳瑞文 2004 〈覃談有別與現代方言〉，《聲韻論叢》13: 147-186。
- 吳瑞文 2005 《吳閩方言音韻比較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 吳瑞文 2012 〈論山攝開口字在共同閩語中的演變與層次〉，《中國語言學集刊》6(1): 177-238。
- 吳瑞文 2016 〈從比較閩語的觀點論來母讀 s- 的現象：*hl- 複聲母的擬測〉，收入丁邦新、張洪年、鄧思穎、錢志安主編，《漢語研究的新貌：方言、語法與文獻》，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頁 247-260。
- 宋兆祥、王南冰 2014. 〈吳、閩方言的入聲二等重韻〉，《漢語史學報》14: 126-141。
- 李如龍、王升魁 2001 《戚林八音校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李如龍、潘渭水 1998 《建甌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李如龍 1996 〈自閩方言論四等韻無 -i- 說〉，頁 72-82，收入氏著《方言與音韻論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 李如龍 2001 〈建陽市方言志〉，頁 431-468，收入氏著《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

- 李如龍 2001 〈崇安市方言志〉，頁 469-499，收入氏著《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
- 周長楫 1998 《廈門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周祖謨 1966 〈萬象名義中之原本玉篇音系〉，頁 270-404，收入氏著《問學集》，北京：中華書局。
- 周祖謨 1966 〈《顏氏家訓·音辭篇》注補〉，頁 405-433，收入氏著《問學集》，北京：中華書局。
- 周祖謨 1966 〈切韻的性質和它的音系基礎〉，頁 434-473，收入氏著《問學集》，北京：中華書局。
- 東山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4 《東山縣志》，北京：中華書局。
- 林連通、陳章太 1989 《永春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 林連通 1993 《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林寶卿 1992 〈漳州方言詞匯〉（一）、（二）、（三），《方言》2: 151-160、3: 230-240、4: 310-312。
- 金有景 1964 〈義烏話裡咸山兩攝三四等字的分別〉，《中國語文》1(1964.2): 61。
- 金有景 1982 〈關於浙江方言中咸山兩攝三四等字的分別〉，《語言研究》2: 148-162。
- 柘榮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5 《柘榮縣志》，北京：中華書局。
- (日)秋谷裕幸 1999 〈吳語處衢方言和甌江方言裡的覃談二韻〉，《中國語學研究·開篇》19: 100-103。
- (日)秋谷裕幸 2001 〈吳語處衢片的咸山兩攝三四等字〉，《中國語文研究》1(2001.9): 57-67。
- (日)秋谷裕幸 2005 《浙南的閩東區方言》，《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甲種之十二，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日)秋谷裕幸 2008 《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甲種十二之二。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日)秋谷裕幸 2011 〈閩語中「來母 S 聲」的來源〉，《語言學論叢》第 43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114-128。
- 馬重奇 1993 〈漳州方言同音字匯〉，《方言》3: 199-217。
- 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齋、趙日新 2000 《吳語處衢方言研究》，東京：好文出版。
- 梅祖麟 2000 〈四聲別義中的時間層次〉，收入《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306-339。原刊於《中國語文》6(1980): 427-443。

- 梅祖麟、楊秀芳 2000 〈幾個閩語語法成分的時間層次〉，收入梅祖麟著《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286-305。原刊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6 本第 1 分 (1995): 1-21。
- 馮愛珍 1993 《福清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黃金文 2001 《方言接觸與閩北方言演變》，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116 輯，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 楊秀芳 1999 〈方言本字研究的探義法〉，in Alain Peyraube and Chaofen Sun eds., *Linguistic Essays in Honor of Mei Tsu-Lin: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and Morphology*. Paris: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sur l'Asie Orientale, pp. 299-326.
- 楊秀芳 2000 〈方言本字研究的觀念與方法〉，《漢學研究》第 18 卷（特刊，臺灣語言學的創造力專號）：111-146。
- 楊秀芳 2007 〈論文白異讀〉，收入丁邦新主編，《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頁 81-105。原刊於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 (1993)《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大安出版社，頁 823-849。
- 楊秀芳 2014 〈論「別」的形態變化及語法化〉，《清華中文學報》11: 5-55。
- 楊秀芳 1992 〈從歷史語法的觀點論閩南語「著」及持續貌〉，《漢學研究》10.1: 349-394。
- 董忠司 2001 《臺灣閩南語辭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壽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5 《壽寧縣志》，廈門：鷺江出版社。
- 寧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5 《寧德市志》，北京：中華書局。
-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 1986 《漢語大字典》，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
- 閩清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3 《閩清縣志》，北京：群眾出版社。
- 蔡俊明編 1976 《潮語詞典》，臺北：三民書局。
- 鄭張尚芳 2012 〈方言介音異常的成因及 e>ia、o>ua 音變〉，收入氏著《鄭張尚芳語言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頁 191-210。原刊於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 (2002)《語言學論叢》第 26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89-108。
- 顏逸明 1981 〈平陽縣與泰順縣的方言情況〉，《方言》1: 67-72。
- Douglas, C. & T. Barclay. 1990.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Supplement*. (《廈英大辭典》),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 Field, Adele M. 1883. *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Handel, Zev. 2003. Northern Min Tone Value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ftend Initial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4:1, pp.47-84.
- Norman, Jerry and Mei Tsu-lin. 1976. 'The Austroasiatics in Ancient South China: some lexical evidence.' *Monumenta Serica* 22:274-301. 收入梅祖麟著《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459-497。
- Norman, Jerry. 1969. "The Kienyang Dialect of Fukien."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Norman, Jerry. 1979.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 《方言》4: 268-274.
- Norman, Jerry.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Section)*. Taipei: Academia Sinica, pp. 35-73.
- Ting, Pang-hsin. 1975.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魏晉音韻研究》). Special Publications No. 65,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Ting, Pang-hsin. 2008 "Archaic Chinese *g, *gw, *ɣ and *ɣw", 收入氏著《中國語言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頁 18-25。原刊於 1980 *Monumenta Serica*, 33: 171-179.

On the Reconstructions of Xián Shè Cognates in Proto Min and Related Issues

Wu Rui-wen*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reconstruct the proto finals of Xián Shè in proto Min by comparative method and analysis of phonological strata. Norman (1981) proposed whole proto Min finals, which is a good foundation for us to explore further. According to Norman (1981), the proto forms of Xián Shè are as follows: *ə̃m 南含暗, *ə̃p 鴿, *am 蠶, *am 三籃敢, *ap 合, *ap 狹, *iam 鉗鹽染, *iap 接, *em 點店念, *ep 貼, *iam, *iap.⁵⁰

The finals show several important phenomena: 1. The Yáng-sheng category of Xián Shè Grade I has three kinds of phonological correspondence: *-ə̃m, *-am and *-am. However, by contrast, the Rù-sheng category of Xián Shè Grade I has only two kinds of correspondence: *-ə̃p and *-ap. 2. Xián Shè Grade II has only one kind of correspondence: *-ap, which is reconstructed by one cognate. 3. Xián Shè Grade III has two kinds of correspondence, i.e. *-iam/*-iap and *-iam/*-iap. The correspondences show a systematic parallel of Yáng-sheng and Rù-sheng categories. 4. Xián Shè Grade IV has only one kind of correspondence, i.e. *-em/*-ep. To begin with, different Grades of Xián Shè have different correspondences. This phenomenon shows that there are diachronic strata in proto Min. The first question is to clarify the earlier strata and later strata. Then, the proto finals *-em/*-ep suggest that the phonological structure of Xián Shè Grade-IV of Middle Chinese does not contain any medium element. This issue is also under debate. In addition, are there more strata lie in every Grade of Xián Shè? The questions mentioned above are

* Wu Rui-wen,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worth to explore.

In this paper, based on Norman's work, I will reconstruct proto Min by the extending dialectal material and the strict bottom-up method. My conclusion indicates: 1. According to the correspondences of proto Southern Min, proto Eastern Min and proto Northern Min, I reconstruct nine kinds of proto finals for Xián Shè in proto Min. Among nine finals, five of them are accepted form Norman's reconstruction and three of them are my opinion. Meanwhile, I modified Norman's *-em/*-ep as *-aim/*-aip.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proto Min possesses several phonological distinctions, such as the contrast of Grade I double rhymes, the contrast of Grade II double rhymes and the contrast of Grade III and Grade IV. The contrast of Grade II double rhymes conforms to Qià Xiá Zhi Bié (洽狎之別) recorded by Middle Chinese documentation. It suggests that one of the colloquial stratum in proto Min is descended from Old Jiang Dong dialect of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Keywords: proto Min, comparative method, Xián Shè, Qià Xiá Zhi Bié, historical linguistics